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逢星期六出版·

第二卷下冊

第二卷下冊

本冊撰稿人

儲安平　樓邦彥　錢能欣　沙學浚
費孝通　張東蓀　袁昌英　鄭林莊
胡先驌　任鴻雋　浦熙修　梁漱溟
黃炳坤　王遵明　戴文賽　吳世昌
周綬章　葛思恩　倪正和　鍾伯平
楊西孟　陳友松　李慕白　夏炎德
高覺敷　蔡壬侯　周東郊　何永佶
鄧嗣禹　樊弘　笪移今　張嘯虎
陳瘦竹　楊光時等　陳旭麓　施若霖
馮大麟　戴鎦齡　楊剛　張述祖
丁芸　嚴仁賡　賀昌羣　劉英臣
陳彥　萬光　傅雷　陳孝禪
金隄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楊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鏞齡　蕭乾　顧翊羣

·撰稿人·

讀者投書

請參政員領導全國和平運動

編者先生轉參政員先生：內戰給予我們的痛苦威脅，實在嚴重。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有責任而且也是義務來制止它。參政會開會在即，我們懇求有魄力有勇氣的參政員先生倡導於先，全體人民響應於後，來一個敎授、學生、工人、商人、農民、以及公務員一體參加的全國性的和平總運動，並且希望北大、淸華、燕京、浙大、武大、金大、復旦、交大、暨大、中大、以及所有能在各地負起領導責任的學府，成爲這個和平運動的中心，形成一股洪流，結成一條鋼鞭，迫使好戰的人放下武器，重走政協路線。這不是造反，也不是革命，而是愛國、愛家、愛人、愛己、愛和平、爲民族請命的表現。我想有良心的人，一定都是有同感的。一個人雖然脆弱，但是全體的力量卻是無比的，希望大家責無旁貸，竭誠力援。

一位愛國的靑年洪潮上

編者先生：我這封信務請先生冒着「被封」的危險披露出來，這才是爲求言論自由，寧作碎玉不圖瓦全的表現。

一位愛國的靑年　洪潮
五月十六日　南京

學生駭不退

編者先生：十三日交大學生赴京請願，北站的一幕，各報均有記載。交大校長在北站大幅佈告：「如截至十三日下午九時止尙未離開車站或十四日不上課者，均予開除學籍。」那天深夜朱部長被迫硬着頭皮到「請願專車」去「訓話」時，也說：「你們已不是交大學生了」！結果終由朱部長簽字接受了學生要求，請願的學生才於十四日上午離開車站回校。還是吳市長痛快直爽：「祇要回校，就一個也不開除。」現在的學生已不是拿「開除」的處分可以駭退得了的了。要是說話做不到，以後還是少說的好。

一學生　五月十六日　上海

白崇禧之言

編者先生：五月二日大公報載白崇禧先生說：「共產黨絕對不是只要幾個部長和幾個國府委員而已」，對極。有些黨卻只要幾個部長和幾個國府委員。

吳求是　五月八日　香港

官場一套

編者先生：中央社南京十六日電，據敎部中等敎育司司長曹芻稱：「本年中學會考，正在準備之際，適値物價劇變，籌備事宜諸受影響，一部份省市敎育廳局紛紛陳述意見，請求展緩舉行。本部查核所陳尙屬實情，姑准展緩一年，已飭各校仍應屆格舉行畢業考試。」今年的中學會考終于停止舉行了，而停止的理由是物價劇變。這個理由大槪也是絞了許多腦汁才想出來的。最妙是查核所陳「尙屬實情」，不說停止，而說「姑准」展緩，官場自有官場的一套。

傅傳經　五月十七日　上海

去蔽

編者先生：讀潘光旦先生「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一文，深深悟到去「蔽」的重要。我們國家弄到這個樣子，完全是「蔽」在那裏作祟。頃讀傅雷先生「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一文，不啻予患「蔽狂病」者一帖淸涼散，這種宣導藥劑，大有利於病人，請編後多多介紹！

蔡澤安　五月十三日　杭州

對民青兩黨的最低希望

編者先生：自國大開過，民青兩黨決定參加改組的政府後，梁漱溟曾函詢兩黨參政目的，獲有冠冕堂皇的含混答覆；繼而張東蓀質民社黨以具體而微的問題：對全面停戰及保障人權有何把握？若無把握是否即退出政府？這便使人家不好回答了。梁張學者氣味都太重，期所有政黨都有主張有立場，未免太奢望了。民青兩黨若對和平固執不放，重視第三方面的任務甚于一己的「權利」，則早就不會與第三方面脫離。兩黨旣走定了另外一條路，梁張二位責之已晚，再期以和平民主的重任，不是對牠們估價過高之疑，就難免故意爲難之嫌了。我對兩黨有個一最低希望，就是但願他們不染貪墨之習而能倡導一點廉潔之風。民青諸公，你們旣已參加了國府，今後便須與之同命運了。國府昌，你們也隨之昌，國府亡，你們也與之亡；而斷喪國府生命，甚而可致其死亡者，厥爲貪墨。你們若不幸染有此習，則不啻加強摧殘國府的力量，縮短自己的政治生命，望莫再重今輕來，因小失大。反之，諸公若能以今日之行，符昨日之言，廉潔自持，有所不爲；則未始不可轉移一點政風，使人民改變一點對國府的觀感，生起一點信心；這于國府及諸公都是有利的。

錢熙光　五月十日　北平

前賬未清免開尊口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募銷美金公債，成績惡劣。在浙江區的人，以前認購三十一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多數還執着前浙江地方銀行的不兌現臨時收據，迭向該行詢問，總以未奉財部撥發爲辭，延不解決。我想政府要維持債信，應迅速處理，否則人民要掛起一塊「前賬未清免開尊口」的免戰牌了。

周叔謙　五月十五日　長興

擬「頑固派」出洋考察路線

編者先生：國民黨中的「頑固派」是中國「政治民主化」大道上的阻礙，這是馬歇爾將軍在華經一年多觀察後所指出的，全國（下接十五頁）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三期

三十六年五月廿四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罄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錢能欣：
沙學浚：中央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袁昌英：武漢大學教授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儲安平

大局浮動到了極點。到處不安，到處憂懼。舊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一個局面趨向瓦解，總由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所致。一個局面的瓦解，非日一之事。在開端時，昏庸之統治人物恆不以爲意；但當它挾狂風以驟至的時候，台上的人物遂觸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來泛濫全國的米潮和學潮，無不表現當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終日。我們早就認爲這次政府的改組，無甚意義。現在改組已逾一月，改組後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尙無任何作爲。張羣內閣一上台，物價就搶先賀喜。米價在半個多月內陡漲至一倍以上。上海、杭州、無錫、蕪湖、宣城、合肥、吳興、衢縣、以及遠至四川的成都，無不有搶米的風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子子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掙扎其生命，這說明民間疾苦已經嚴重到什麼地步！搶米行爲不限一地，竟然成爲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現象，這說明我們的國家已經亂到什麼程度！到處騷動，到處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無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來革命。

這次各地學潮，原因不一。教育經費問題，教授待遇問題，學生副食費問題，男女分校問題，會考問題，人權問題，校長問題，還校問題，護校問題……一連串的「問題」。本來是一些個別的局部的問題，經過多日蔓延演變的結果，據今天(十九日)報紙記載，似又進了一步變成爲一個更擴大更嚴重的問題，在南方變成爲一個「搶救教育危機」的問題，在北方變成爲一個「反內戰」的問題。這次學潮開端于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後接上幾個大學的學生爲爭取他們本身各別的目的，請願遊行，而現在則在一種更大更普遍的呼籲與要求下，形成爲一種狂風暴雨式的全國罷課局面。從中國的南部到北部，東部到西部，幾乎整個的國家都受到這種學潮的激盪，沉淪在一種無底的動亂與憂懼之中。我們無意在此就每一學潮一一論評，我們認爲從整個大局的觀點來觀察這如火如荼的學潮，其意義遠爲重要。我們首先要問，這種洶湧澎湃的學潮，其包含的政治意義究爲何如？我們認爲在這些學潮的底層，都潛伏着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即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于現狀的普遍的不滿。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于當前局面實在懷有一種澈頭澈尾的高度反感。我們先就教育本身來說，爲什麼多年以來，軍費黨費團費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質的費用，動輒鉅億，而獨獨對於教育經費如此吝薄？爲什麼那些達官貴人，汽車洋房，享受優裕，而一般公教人員却不能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爲什麼教育不當教育辦，要任命那種有黨籍有官做的人物來做大學校長？爲什麼不能讓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發展，而要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加以限制？爲什麼不能在根本上來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整理課程，充實設備，增加經費，培養學風，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識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週，三餐不飽，身體疲乏，精神萎頓，而一想到來日，則尤中心徬徨，莫知所往。在快要畢業的階段，沒有一個人不感到自己空虛，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前途茫茫。這些還是在學校圍範以內分析。要是再將視線放遠，看到國家一般情形，更是絕望苦痛，欲哭無淚。八年抗戰，幸未覆亡，國家總算乘此得到一個翻身的機會，爲什麼不好好努力，埋頭建設？沒有一個國人不在呼籲和平，沒有一個國家同情中國這種內戰，爲什麼內戰不能停止？物價這樣漲，漲到駭死人，爲什麼一天一天的過去，政府當局總是沒有一點辦法？爲什麼有些人的財產越來越大，而一般人則越來越沒有飯吃？爲什麼政府對于那些最大多數的窮苦百姓，總沒有一個

辦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爲什麼在今日這種社會上，那些一肚皮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搖過市，優遊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人品的人物，反而在水準之下的生活中掙扎？這是不是社會的不公平？爲什麼政府容許這種不公平的存在？爲什麼漢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爲什麼祇要是有槍桿子的人，翻來翻去總是「忠實同志」？爲什麼種種貪污不法的事情，報紙抨擊，衆口指摘，而政府對于這些案子總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懲辦一下？爲什麼有些人祇要願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配到汽車，做到大官，佔到地盤？整個局面，混混沌沌，良心喪盡，道德蕩然，綱紀廢弛，人心麻痺，人人祇知混水摸魚，取巧爲私，國運日敝，民生日蹙，凡此種種，對於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請問何能使之甘心！請問何能使之甘心！……無論從國家大事，或者到個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緒是苦悶，彷徨，失望，憤怒。他們看不到一點光明，看不到一點希望。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在內心中漸漸鬱成一團怒火。這一肚子氣，這一肚子火，碰上機會，自然得發洩出來。這是多年以來他們耳聞目擊身受種種反感所累積而成的一種反應。反感越多，累積越久，在發洩的時候，其情緒也就越激烈，其態度也就越倔強，其意志也就越剛毅，而其洶湧澎湃，奔冲激盪的力量，也就越兇猛而難于過止。

英大交大兩校學生的赴京請願，在當時看，實已構成極度緊張劇烈的場面。但事態發展到今天（十九日），英大交大事件在這個還在發展中的學潮中，顯然業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僅僅成爲這次整個學潮中的一個序幕。但我們卽使就以旬日以前當局對於英大交大兩校學生的請願，徹夜奔走，如臨大敵，甚且不惜拆斷鐵路，阻止請願學生前進爲例，亦可想見這種「惡性學潮」是如何的使南京當局心驚肉跳。各校學生請願，都有他們各別的請願目的，這些目的，若就整個大局的觀點來說，大都是微末不足道的。但是當局對於當時英大交大的請願，所以心驚肉跳，乃是因爲這些學潮，在表面上，雖然祇限於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但從一種更廣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它還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義。英大學生在杭州車站所表現的力量，並非純粹來自那幾百個英大學生；同樣，交大學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現的力量，亦非純粹來自那一二千個交大學生。幾百個甚至幾千個，那是看得見數得清的。看不見數不清的是在那些學生的後面，還有着一個更大更不安的社會。爲學潮所連帶反映的那種社會的不安，才是使當局所以爲之震顫恐懼，日夜不安的原因。他們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學潮而引起其他更可怕的風暴。果然如他們所恐懼的，這幾天的學潮比英大交大請願時，範圍更擴大，性質更嚴重，來勢更兇猛。照這兩天（十八、十九）報紙消息，學潮顯然已從局部的變成爲全面的，從分散的變成爲團結的，從不公開提到政治問題而趨向公開提到政治問題。歷史上的事實，有時恆非當時所能預料者，共產黨的拆毁鐵路竟亦大有助於國民政府，目下以京滬杭爲中心的學生運動，業已攜手，若非津浦鐵路不通，恐怕南北兩地的學生亦已攜手同行。這次這個全國性的學潮，南方先走了一步，現在北方正在接踵而來。照蔣主席的談話以及國府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政府對於學潮似將採取嚴竣處置。我們除了感覺當前的學潮似乎正在發展擴大之中，尚未達到最高階段之外，尚難預料這個學潮將在什麼時候以及何種情形之下始能結束。祇是我們願意向政府進一言者：凡是一個社會現象，必有這個現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補救解決，一切處置徒然使事態更趨烈化。要知今日中國的學生已非嚴厲斥訓或强力彈壓所能驅退得了。政府必須在學潮中獲取教訓。政府必須明白，無論學生本身承認或不承認這點，這次學潮的主要意義乃爲對政府過去及現在的作風表示不滿。他們顯然在示威，在抗議。用着憤怒的呼聲，憤怒的眼光，並以一種挨餓吃苦的精神，來訴斥並鞭策台上的人們。他們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國家像樣，而進入於康樂富强之境。在台上的人們要知今日中國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你們，仇視你們。你們無論到什麼地方，絕大多數人在心底裏都以白眼報答你們。祇是你們有權有勢，有槍桿，有鈔票，一般老百姓雖然受你們壓迫，受你們欺騙，受你們侮辱，受你們剝削，但在你們的淫威之下，無可奈何你們。在這種局面下，學生挺身而出，對國是表示一種抗議，實亦爲他們在這個時代中所應肩負的責任。他們所以能肩負這個責任，一方面因爲青年都懷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種不平則鳴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們幸而能有一種組織，在集體中表現其意志，以倖免頭顱與身體脫離的危險。每當我們目擊青年學生遊行示威時，無不衷心激動，熱淚盈眶。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竟使他們不能安心在校讀書，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聲嘶力竭，奔走終日，曾不顧一己之疲乏與饑餓，憑着一股熱血，以尋覓國家的光明。我們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內，亦何幸尚有這一批熱血青年，能責無旁貸地起來呼喚我們國家的靈魂！南京學生饑餓請願的主席團說：「現在公敎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十六日文匯報）這是多麼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這一代學生，無論是他們的活動能力，組織能力，處理能力，或是宣傳能力，都遠非二十年或十年以前的學生所能比擬。他們已建立他們的尊嚴。在多年多種的鍛煉下，他們不僅完全成熟，而且他們那樣沉着堅韌，竟非中年或老年

人所能想像。他們有感情並有理智，並且能使他們的感情約束於他們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種種現象誠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觀，然而賴有這批青年，才使我們在黑暗中看到一點國家新生的希望。我們承認學潮的起伏足以增加社會的不安，但要使社會得到安定，先須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決不是大官的訓話或一紙命令所能奏效，這要執政當局拿出良心和辦法來，一一見之實行。今日中國最迫切需要者，實莫過於執政當局之能夠犧牲他們已得的一部分權利，唯有這樣，人心才能平，社會才得安定！今日這批青年都是來自建國的棟樑，如何使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極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當局如何的領導這批青年。

五月十九日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法律與政治的界限——

樓邦彥

我曾在本刊第一卷第廿三期「論官吏的民權」一文內指出所謂官吏的民權問題，就其內容言可以分為三方面：(一)公務員的中立問題，(二)公務員的結社問題，(三)公務員的罷工問題。該文乃以新「憲法」第二十八條為出發點，對於公務員的中立問題作較廣泛的原則上的討論，今因鑒於遞電信局及國際電台員工，最近為要求調整待遇未能如限獲得答覆，而實行怠工一事，讓我們繼續來討論關於官吏民權的又一方面——即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公務員的能不能罷工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我們對於這一個雙重的問題暫難作一肯定的解答，那就是因為我們無從在這一方面劃定法律與政治的界限之所致。

把公務員的罷工行為看作一個理論上的問題時，我們認為以公務員的身分及其所佔的地位之特殊，罷工行為是理應被禁止的。這可以分兩點來說：

第一，由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區別，國家與公務員所發生的法律關係，並非私法上的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因為公務員的法律地位乃由於國家的公務上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基於國家與公務員所訂定的任何性質的契約。公務員的地位與普通勞工的地位是儼然不同的，前者為公法所規範，後者為私法所規範，公法上的權利義務與私法上的權利義務，在本質上原是有區別的。依據國家法令，公務員享有特殊的權利，負擔特殊的專屬於公務員的義務，既是如此，公務員當然不能要求具有相同於普通勞工的地位。基於私法上的僱傭契約的普通勞工，在原則上固然可以享有罷工的權利，公務員的法律地位既然是相當特殊，國家以法令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為，在原則上自然是可以自圓其說的。這是我們從國家與公務員所發生的法律關係的觀點，所獲得的結論。

第二，中立的公務員是民主政治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在「論官吏的民權」一文內曾經說過：「政府若以民意為依歸，政府權力自然常會更換，而我們對於公務員的要求也愈大，我們要求他們在受不同主人的指揮之下，在不同的時候忠實地執行傾向或性質完全不同的政策，做到人民與政府兩方都信任他們中立的地步，那麼民主政治雖則有流弊，其流弊也就難以發生。」我們對於公務員的中立問題若作如此結論，法律自應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為，因為公務員若能罷工，便會常常產生公務員要挾政府的舉動，而要挾又難免含有政治性的成分，公務員的中立地位就受到影響了，間接地也使得民主政治遭遇到阻礙。公務員與普通勞工的身分不同，民主政治要求公務員必須中立，必須不參加任何性質的積極政治活動，於是普通勞工所享有的罷工的權利，便成為公務員為維護民主政治的基礎而犧牲的一種公民權利了。這是我們從公務員的中立地位的觀點，所獲得的結論。

以上是僅就理論而言，若就具體的法制來說，以英美法等民主國家為例，沒有一個國家會以憲法法典或法令直接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為，或明白賦與公務員以罷工的權利。自從十九世紀末年以後，法國國會曾一再討論關於禁止公務員罷工的法律案，但始終沒有通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法國曾發生過好幾次公務員聯合罷工的事件，有時竟致造成國家很嚴重的危機，例如一九一〇年國營鐵路員工為要求調整待遇而聯合罷工，當時的白里安政府被迫以非常手段加以斷然處置，依法把所有參加罷工的員

工徵召入伍，置於軍事機關的管轄與指揮之下，罷工風潮始告平息。此後公務員聯合罷工的事件亦時有發生，而尤以第四共和國成立後，發生於今年二月十四日的五百萬公務員聯合舉行四小時示威罷工一事爲最嚴重，他們的目的是爲要求調整待遇與平抑物價，結果致使全面的騷動不安，交通，警務以及其他重要公務均告停頓，拉瑪迪總理向國會演說，有「如法國不能維持國家紀律，國家與共和政體均將陷於危境」之語，可見事態在當時的緊張程度。美國的公務員罷工事件也是屢見不鮮，一九一九年波士頓警察的聯合罷工，到最後也還是集合民團後，工潮才平息下來。英國的公務員或許可以說從來沒有罷過工，當一九二六年全國總同盟罷工發生時，由於不少的公務員職工會是加入總工會的，當時的態勢便變成非常微妙，即公務員對於全國總同盟罷工應採取何種態度；據說總工會當時並未主動地要求公務員參加，同時公務員職工會也幾乎一致感覺本身地位的特殊與重要，而不認爲他們有發動同情罷工的義務。在英美法的任何一國，雖然公務員的罷工行爲在原則上並不違法，但是他們一方面可能在某種情形下，由於某種行爲，而觸犯法律，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以違反服務紀律爲理由的懲戒處分（其最重者可以是撤職）。

我們雖然認爲在理論上公務員是不應該罷工的，但是幾個主要民主國家的具體法制卻都沒有特別禁止公務員罷工（事實上參加罷工的公務員或許不免會受到相當的犧牲），而實際上我們也覺得公務員的罷工是一件絕對禁止不了的事情，這便牽涉到問題的政治一方面了。

國家最低限度要做到的一件事是維持社會秩序，可是不着邊際的主權觀念不可能作爲政府權力的根據，單純的武力也絕不能換取人民的服從，我們認爲社會秩序的得能維持，全有賴於一般人對於客觀公法關係的認許(acquiescence)。政府是以它的功能爲其存在理由的，由於這一個政治上的基本道理，人民的服從政府並不是無條件的，國家制定的法律也是有限度的。以推翻政治現狀爲目的的革命，無論如何是一種違法的行爲，但當人民要覺得非以革命爲手段來推翻政治現狀不可的時候，不但法律的黑白禁條發生不了絲毫作用，就是政府的任何力量也是止擋不住的，這是證明法律的盡頭和服從的際限。革命是如此，公務員的罷工亦未嘗不是如此。

關於公務員的罷工問題，我們所要問的不是「公務員能不能享有罷工的權利」，而是「公務員如何可以沒有罷工的企圖」；前者僅爲一個原則，容易解答，後者才是比較實際，性質甚爲複雜。國家不能以單純的威權去禁止公務員罷工，正好像它不能以威權去換取一般人民的服從一樣，祇有當公務員認許客觀的公法關係時，或者具體地說，祇有當公務員感覺政府對於他們的確在維持公平正義時，他們才不致以罷工爲手段來達到他們的要求。罷工顯然是公務員在不推翻政治現狀的條件對付政府的一個最後手段，他們是被迫而出此的，這是每一個決定立法政策者所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有人曾研究一千一百十六次的美國公務員罷工事件，獲得一個結論，認爲公務員的罷工問題絕不是盡國家以法律明文禁止便能完全解決的，這與我們上面所提出的看法正相符合。

我們的結論是：根據國家與公務員的法律關係，以及爲維護民主政治而公務員必須保持中立地位兩點，公務員在理論上自不能享有罷工的權利；但是法律儘管禁止，問題本身並未獲得解決。解決問題的努力，應從政府及公務員兩方面着手：政府方面，應繼續維持一種可爲公務員（或大而至一般人民）所認許的客觀的公法關係；公務員方面，罷工應始終被視爲一種萬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一切的要求絕不能超出與其切身有關的事項，他們千萬不可利用罷工來作政治性的要挾。

然而究竟甚麼地方是法律與政治的界限呢？我們願意努力去劃定這個界限，但是所有的努力，恐怕多半會是徒然的。

卅六年五月十五日北平。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巴黎通信）

錢能欣

一　前言

自從德國投降聯軍分佔以後，歐洲的和平已不復是盟國與敵國之間的問題，而成了盟國彼此間的爭執。

爲了這爭執，在過去兩年中，貝爾納斯五渡大西洋到歐洲來和莫洛托夫談判，從倫敦五外長會議到巴黎二十一國會議，其間經過了不少的爭論，討價還價，甚至冷笑與熱罵，最後才商定了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和約，完成了歐洲和平的第一步工作。

在上述的五個和約中，不但各別規定了五個戰敗國的義務，而且劃分了英美與蘇聯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英美在公開的會議上爭得了制止蘇聯在東南歐勢力的擴張，最明顯的是脫里斯特劃爲自由區置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控制之下，以及希臘保有塞拉斯與馬紋頓，以制止保加利亞向地中海的擴展。

現在輪到了更棘手的德國問題。棘手的是英美法蘇四佔領國不祇在爭論如何處置德國巨大的土地，豐富的物資，新式的工業，而且更復雜的是要爭取大家認爲優秀可用的日耳曼民族，大家都想把它收拾在自己手下；也許目的都是爲着和平，但對於和平的建造却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主張。

二　英美法蘇的對德政策

英美對德政策大致相同。英國主張德國政府應以調和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爲原則，主張經濟統一，反對巨大的賠款，主張魯爾區成爲德國聯邦之一部分，煤礦鐵礦交與德國中央政府，工業的管理也交還德人，而生產政策及如何分配，須受國際魯爾管理當局的控制，後者應由英美法及荷比等利益關係國組織，並邀蘇聯及其他東方盟國參加，但須以互惠爲原則，這便是說如在德國東部設立相似的國際管理組織，亦應邀請西方盟國，並准許德國中央政府參加。國際魯爾管理當局於盟軍佔領結束後應成立國際魯爾軍隊加以保障。英國堅決反對法方分離魯爾的主張。關於德國政府，英方主張凡有關全國性的政治、法律、經濟、財政等，應屬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應爲兩院制，一由普選產生，一由邦代表組成，總統權限應加限制，在正式憲法完成之前，應有臨時憲法，但須經盟軍當局批准。

美國的對德政策，馬歇爾承認貝爾納斯的原則。這原則貝爾納斯去年九月間在史德加特的演說中闡述得很明晰：美國主張從早成立分權的德意志聯邦，爲達到此目的應即設立德意志全國會議，準備臨時政府，起草憲法，交由人民複決，並設一經濟機構，增加生產，務使達到人民可以自給，不靠外來幫助，因此主張德國經濟統一，取消現存的區與區間的壁壘。關於賠款，主張依照賠償能力而定，反對蘇聯違背波茨且協定的百萬萬美金的巨大要求。至於德國疆界，主張：（一）薩爾區分離，經濟上可歸附法國；（二）東普魯士的古尼斯堡劃歸蘇聯。美國反對魯爾及萊茵分離德國。認爲東方奧得河爲界的暫時規定，並非最後界線，但同意波蘭可取得若干土地以補償其寇松線西部劃歸蘇聯的損失。

法國在四國之中雖然是最不受重視的一角，但她對於德國問題本身實在比任何國家都關心。因爲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失敗德皇在凡爾賽宣告成立德意志統一帝國以來，法國領土又兩度受到德軍的侵略。法國需要「安全」，這一點，全國人民無論左派右派，是一致的。爲達到安全的目的，消極方面防止德國的復興，因此主張德國政府應爲極度地方分權的聯邦，魯爾分離德國，使重工業不復爲統一的中央政府操縱，薩爾在經濟上歸附法國；在積極方面，要求賠款，取得魯爾之煤鋼鐵，以及德國之人工，以供給其自身的四年復興計劃之用。

法政府對於德國問題，有着具體的一貫的政策。莫斯科會議前，曾相繼分致英美蘇三國政府說帖共三件。第一件關於對德和約簽訂前或軍事佔領結束前的德國臨時政府組織問題；第二件關於盟軍行政管制結束後的德國憲政組織問題；第三件關於魯爾的國際經濟管理問題。在第一第二兩說帖中，法方主張把德國分成若干邦，各自爲政，另設無實權的聯邦政府。至於有全國性的經濟、郵電、交通等，則另設若干獨立的中央組織專門管理。將來憲法中的議會，主張由各邦推選代表組織，不用民選方式；另設最高法院以牽制聯邦議會。外交權雖可屬於聯邦政府，但聯邦政府不得干涉各邦與外國互派使節及簽訂有關各邦利益之條約。

關於魯爾的說帖中，法方仍堅持魯爾區須分離德國本土，並擬定該區的範圍。據法方的統計，戰前該區（如將目前波蘭佔領地區及薩爾除外）所產之煤，佔德國全產量百分之九十，生鐵百分之七十二，鋼百分之七十四，熟鐵百分之六十九。法方以爲如英美堅不贊同特設國際管理機構，則退一步主張：把魯爾區交由安全理事會管理，採取類如脫里斯特自由區的折衷辦法。

在另一方面是蘇聯的對德政策。蘇聯一直主張德國的政治形式應爲中央集權，反對西方盟國所提出的聯邦制度。莫洛托夫說：「聯邦制度目的在瓦解德國，恐引起德國人民的報復心理，進而促成產生新的俾斯麥或新的希特勒。」他們以爲設立健全的中央政府，可以使德國走上民主的正軌，盟國不但易於控制德國政府也不能逃避履行戰敗國的義務。

關於經濟上的統一，原則上蘇聯也表同意，但須先解決賠款問題。蘇聯要求百萬萬美金的賠款，而且堅持其中一部分須從日常生產品中取得。他們以爲這數目雖大，但比起蘇聯在戰時的損失，尚不及十分之一，且稱英美法在各佔領區所取去的物資總數比百萬萬美金還多。

三　莫斯科初步會談

經過了英美法蘇四外長代理人三個月倫敦的準備工作，四外長於三月

十日集會於莫斯科。

四外長之中，莫洛托夫是蘇維埃革命外交家，共產主義的維護者，一民主獨裁」集團的代表。貝文是辦工會出身的社會主義改良家，西方民主的保護者，大英帝國的拯救人。他們是熟人，在國際會議中初次敘會於波茨且會議的後期，那時英國工黨剛上台，貝文代替了艾登爲外長，隨艾德禮去繼續三巨頭會議；此後和平談判，自一九四五年冬季的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中經倫敦五外長會議，巴黎四外長會議，巴黎二十一國和會，以迄於紐約聯合國大會，貝文和莫洛托夫都親率代表團，競相角逐，彼此可稱得知己知彼。

皮杜爾當年以地下工作的靈魂人民外交家的姿態，出任戴高樂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不久隨戴高樂飛往莫斯科簽訂法蘇同盟互助條約。兩年來法國政局雖多變故，但除了去年冬季里翁勃魯姆臨時內閣的三個月中外長一職由總理兼任外，皮杜爾幾乎未曾離開外交部。法國的戰後外交政策，除戴高樂時代受臨時政府主席的拘束外，幾乎整個出之於皮杜爾之手。莫斯科會議之前，法國發生閣潮，也因爲由於皮爾杜的多方努力，使自己的進步天主教黨（即人民共和運動）終於參加聯合內閣，如此皮爾杜得能保持外長職位，繼續其一貫的政策。不過這次到莫斯科和他兩年前隨戴高樂去簽訂法蘇同盟條約的心情不同了：第一，這次他的對像不祇是蘇聯一國；第二，這次他帶着各黨各派同意的計劃，他祇須忠於計劃，忠於政策，不必受制於意志堅强的個人。

馬歇爾在外長會議中是新人，但在國際會議中他倒不是生客。當年追隨羅斯福總統參加卡薩勃朗卡、開羅、德黑蘭、雅爾達等會議，和莫洛托夫聚次會晤，彼此早已相識。他當時一再反對邱吉爾進攻巴爾幹，堅決主張開闢西歐戰場，尤爲莫斯科方面所贊揚。

但因時事的演變，過往的經驗往往不能適應目前環境。羅斯福總統當年努力奔走所促成的人類高尚的原則：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以及其他若干眞誠合作的文件，今日却已成了廢紙。在戰時誰也沒有料想到今日的情況竟至於如此的不幸。莫斯科會議所遭遇的是一個狹義的利害關係和實力第一的難題。德國在四强佔領之下，各有各的計劃和政策。蘇聯鑒於英美旣食言於光明堂皇的大西洋憲章，進而更在軍事上合作，造成對其包圍的形勢：英美則鑒於蘇聯的盤踞東南歐和巴爾幹，拒絕西方國家插足，更想伸展到地中海及於近東和非洲，直接危及大英帝國的生命和美利堅的繁榮。德國對於蘇聯和英美都是歐洲最後的壁壘，彼此不肯輕於讓步，何況在莫洛托夫背後的尚有着數百萬效命疆場的紅軍，和千百萬曾遭受德軍蹂躪的人民支持他監督他和英美週旋。

英美對於這次莫斯科會議是有着決心的。貝文曾坦白地聲說：「我們這次並不是來像雅爾達會議那樣的讓步的……。」非但如此，而且曾各別表示了姿態：如兩年來若接若離的英法同盟談判，貝文和皮杜爾忽於赴莫斯科的前夕匆匆趕到七年前三十萬英軍光榮撤退的鄧扣克海岸簽訂了兩國五十年防德同盟條約；再則杜魯門總統於莫斯科會議開始不數日即發表舉世震驚的四萬萬金元協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宣言。

在雙方堅持的情形下，從經濟統一，賠款，政府組織，德波疆界以至於魯爾薩爾等問題，一再磋商，一再爭執，一再不得同意。

因爲在狹義的利害關係和實力第一之下，所謂出類粹拔的人才也會失去正義感和同情心，祇有自私和猜疑。莫洛托夫旣對賠款問題堅持雅爾達的決議爲理由，要求德國應以日常生產品作爲賠償的一部分，而不顧違背波茨旦的修正案，對德波疆界問題則堅持波茨旦的暫時辦法爲永久的決定。而貝文何嘗不以駐軍近東和希臘、甚至協助法軍重佔越南、荷軍重佔東印度、爲其帝國安全的理由？馬歇爾也何嘗不以協助希臘土耳其整頓軍備以及遣派大批海陸空軍事人員至友國顧問軍政大計，爲世界安全的口實？會議外交時至今日，連「言之有理」的最低限度的技巧也不復需要了。法國某畫報在去年巴黎四外長會議時曾繪小插圖譏諷皮杜爾，圖下註稱：一今日我才明白了二加二等於三」。其實，現時代中多少大事都應用着這個二加二等於三的歪曲的理論。

皮杜爾在這次會議中未能盡中間調停的責任，原因：第一，德國問題對法國本身的利害關係太深切，法國有自已的立場和主張，不能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調解英美與蘇聯之間的衝突。第二，法國的主張和要求幾乎均未能獲得其他三國的同意。例如高度地方分權的主張遭蘇聯反對，魯爾國際管理的計劃不爲英美接受，薩爾在經濟上歸併法國的要求尚在莫洛托夫的考慮之中，因爲蘇聯希望德國西部地區一起解決，不願單談薩爾而捨棄更

重要的魯爾區和萊茵區。第三，法國共產黨社會黨天主教黨及激進黨合作的聯合內閣，實質上非常脆弱，正因爲莫斯科會議，大家都在忍耐，務使皮杜爾能安心終會；在皮杜爾方面，鑒於聯合內閣的不安定，更小心從事，能忠於政府的訓令，爭得到資源，尤其是煤鐵，那末也算不辱使命了。

關於煤的要求，皮杜爾終於不得不下哀的美敦書，他不能空手回巴黎，他老實告訴他的三位同僚說：「敝國政府訓令本人表示，如德國煤的出口不能如我等要求獲得解決，法政府對於德國經濟統一、工業復興及賠款等計劃，一概難於贊同。」

英美爲緩和法方的焦急，使其對於德國問題的談判，安心就範起見，同意於會外和法方訂立三國協定，規定英美法三佔領區中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六個月的出口煤量的分配。在這分配中，法國每月可分得自十九萬三千噸增至三十七萬噸。如將薩爾的產量，也算在內，則至本年年底法國每月可得六十萬噸。

這協定在政治上所表示的是法國和英美接近一步，和蘇聯遠離一步。皮杜爾之所以走此一着，一則果然爲遵行政府的訓令，在任何情形之下必須爭取煤炭，正如他回到巴黎在車站上似乎得意地對記者說：「我們還帶了一點煤來！」一則也是爲了貫徹他的政策，因爲他深知法蘭西帝國的前途，尤其是他的天主教黨的出路，是在英美的手中。

四　四國協定的難產

馬歇爾於對德和約談判陷於僵局之時提出了解除德國軍備的四國協定草案。草案內容除約首外共五條；大致都很簡單，祇表明解除德國軍備的原則而已。其中主要之點爲成立一監督機構，俾能調查德國全國的軍備及軍事工作，事實上這便是要打開蘇軍佔領區的大門。這計劃原來是去年夏季貝爾納斯在巴黎四外長會議中提出的，原提案定二十五年爲期。當時莫洛托夫以草案中未規定對蘇賠款、取締納粹組織、及樹立民主基礎等爲詞未表贊同，並稱二十五年爲時也太短，應改爲四十年等語。

現在馬歇爾舊事重提，且照莫洛托夫的意見改期爲四十年。貝文和皮杜爾即表示接受，不過內容小節主張稍加增減。莫洛托夫在原則上也表示贊成，同時提出了一個擴大的修正案，除冗長的約首外共七條，將四國共管魯爾區，德國中央政府有權沒收從前的德國工團、托拉斯及銀行等的財產，四國證保肅清納粹份子，建設民主政治，訂立土地改革辦法，以及如何履行賠款義務等一併歸入，因此又回復到和約談判的一切難題，把馬歇爾提出的草案完全改變了用意。在這情形下，四國協定無法進行，馬歇爾責備莫洛托夫故意爲難，而在莫洛托夫看來却是「擱架」成功了。

五　和平的展望

在戰時盟國間對德共同作戰而成立同盟的，有一九四二年五月的英蘇抗德同盟條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捷蘇抗德同盟條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法蘇抗德同盟條約。這三個條約文字上有出入，但精神上是一致的，而且有效期間都是二十年。本年三月的英法防德同盟條約在形式上雖也屬於上述的系統，尤其與英蘇、法蘇兩條約相呼應成爲英法蘇的三角防德同盟，而實際上因戰後國際情勢的轉變，政治上別有作用。明白了莫斯科會議失敗的原因，即知縱橫的防德同盟條約事實上已脫離問題的重心。最顯明的是蘇聯這次對於修改英蘇同盟條約的意見，堅決要加入彼此不能參加不利於對方的任何集團的條款，這明明是說同盟條約的對象已轉變了。因此今日的德國問題不復是德國本身是否將在二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中復興或重整軍備的問題，而是外來的衝突勢力是否能在一年或兩年之內，覓得諒解，完成眞正的和平。

我們不必太悲觀，莫斯科會議的失敗，並不是決定對法國問題的絕望。馬歇爾報告中提到史太林曾對他暗示和平解決並非不可能。這含義是彼此尙須忍耐，尙須讓步。國際政治是多麼活動的東西，沒有一個公式定下來不能絲毫變動的。所以沒有理由不相信蘇聯對於各項問題將作相當的讓步，祇要莫洛托夫覺得國內國外機會適當的時候，他便會以反對英美一般的勇氣來和英美取得妥協。同樣在英美方面，祇要不犧牲他們的基本原則，一如馬歇爾和范登堡所說，也何嘗不可能接受對方的一點意見。重要的是彼此要保持着平心靜氣，深盼在艱難的時候，不復直接或間接的表示威脅的姿態。這樣和平的前途是有着希望的。

一九四七•五•二•於巴黎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土太大」及其利弊

沙學浚

觀察二卷五期刊梁漱溟先生「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一文。該文第四節講中國文化的「三大特徵」即廣土衆民，民族融合，和歷史悠久；提及中國抗戰能長期支持，由于「國土太大」，接着說中國「不易興」，「不統一」，也由于「局面太大」。國土大小對于國家命運是否具有這樣大的決定性，値得討論。

歐洲許多土地小的國家戰時容易亡是事實，但這一點不能反證中國抗戰不亡由于國土大。印度國土並不算小，何以千餘年來總是亡國呢？

海棠葉狀的中國原有一千一百六十多萬方公里的土地，在七七事變時，東北四省已亡，冀東已亡，外蒙已亡，新疆不在中央勢力之內，青康藏高原地廣人稀，對抗戰貢獻甚少，而且金沙江以西非中樞政令所能達。這樣，實際抗戰的中國只餘了四五百萬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的精華區域，都在短期間內被日本佔有，我們被迫退守到西部中國去。西部中國除四川有相當農業資源而工業還在「遷建」外，都是地瘠民窮的區域。梁先生卻認爲「土地依然甚廣，人口依然甚多，資源依然甚富」，似與事實不符。

抗戰期中，西安一度吃緊，關中人民有逃往寶雞甚至天水的。日本曾從湖南廣西勢如破竹的打到獨山時，不但貴陽危急，重慶也很震動，有再遷都的可能。由宜昌經萬縣打到重慶，軍事上並非不可能。這些說明了「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並非天險，中國長期支持，亦不能完全歸功于天險或國土大。日本能從東瀛三島經中國和南洋打到滇西的潞江，就一定沒有力量打進四川或西部中國嗎？日本在中國的失敗眞由于「戰線扯得太長」嗎？

「國土太大」的中國在交通不便的過去，會有兩次被文化低的胡人全部征服，證明了有現代文化的日本，如果用全力對付政治不統一不上軌道而工業又不發達的中國，征服只有四百多萬方公里的中國，是很有成功可能的。

筆者認爲現在及今後是世界時代，而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因此，中國能支持抗戰，主要由于日本必須保留大部分的力量，去對付三個强大的敵國，只能以一部分力量對我，同時中國也就利用世界時代的國際關係，能夠得到外援以資長期的支持，最後「等」到了勝利。試看宋末明末的中國，入侵者雖然文化低人口少，卻能全力對我，而我又沒外援可得，結果完全失敗。

筆者這樣講，並沒有低估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可歌可泣的戰鬥精神，不屈不撓的生存意志。如果沒有這些，中國早就成爲東方的維琪了，盟國也將遭受更多損失，才能獲得勝利。但是宋末明末也有這樣偉大的精神和意志，何以不能勝利呢？

× × ×

梁先生說「中國不易亡在此（指國土太大），中國之不易興或亦在此，譬如多年以來，中國最大問題就是不統一。假如中國只有廣西一省這般大，不是早就統一了嗎？」中國不易統一，眞由于國土太大嗎？

秦漢隋唐曾經統一了比抗戰初期的國土還大的中國，元代統一了全部中國而且能征服歐洲和南亞，清代統一了全中國，而版圖比現在的海棠葉狀還要大。筆者認爲民國以來中國不統一，完全由于人不行；袁世凱果眞爲國爲民，那時中國就可統一，國民革命軍底定長江後，如果黨政內部不分裂腐化，也很可能統一中國。

要統一中國，必須先統一「腹裏」，指中國舊「本部」與東北，這是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樞要區域，這裏若能統一而後才能談到控制地廣人稀的邊疆；在國力充沛時，進一步將失地收復。「歷史的中國」指舊「本部」，連遼東遼西在內，約四百多萬方公里，這是「民族融合」與「歷史悠久」的大國土，連近世移民成功的全部東北在內亦不過五百多萬方公里，古今就是這麼大，沒有多少改變。但中國歷史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的頻仍完全由于逐鹿者或朝廷力量的强弱。誰有力量，誰就能取他人而代之，建立自家統一的江山。朝廷有力量就能統一天下，並維持統一，沒有力量只好聽任分裂，等候亡國。以小比大，就可說父兄精明强幹，自能成家立業，子弟庸弱奢惰，必然家道中落。却不能籠統的說：「家產太多，家庭就不容易掌握了。」

請看看外國。日本在幕府時代，全國分崩離析，明治維新後，形成統一的政治局面，成爲立國與建國的基礎與動力。

德國與奧國加在一起不過比四川省稍大，書同文，車同軌，文化語言完全相同，却分裂成爲兩個國家，互相競爭對立，他們的合併（德文稱爲Anschluss）彼凡爾賽條約所禁止。在德國範圍之內，小邦林立，普法戰爭之前，普魯士與南德各邦總是對立的，彼此間的隔閡與界限，到第一次大戰時都沒有完全消除。南斯拉夫捷克和波蘭國土不算大，因民族複雜，統一總是很困難的。只有廣西省一半大的古代希臘，總是政治分裂，而同時代的大中國，却是統一的。國土小或很小，何常容易統一呢！

蘇聯革命建國之初，本部有政治對立與內戰，外部有國際干涉和進軍，而高加索、烏克蘭和遠東區則宣布自治，進行分裂運動，列寧一派革命黨人有力量一一克服之，才能建立了統一的蘇聯。在對德戰爭中，這個比中國國土大一倍有餘的蘇聯，全國統一，並無分裂或叛亂。二次大戰後，他還有足够力量滲入隣邦，「統一」隣邦，現在蘇聯本部及其所控制的十一個衛星國（包括韓國與外蒙），比縮小後的中國大一倍有半，不但不分裂，而且更强化。

美國國土連同遠隔重洋的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屬地，比海棠葉狀的中國略小，比縮小後的中國還要大，而其大陸與海島的國土，分散得非常遙遠，並未因「幅員過大」而「感覺力遲鈍，」……「活動力減低」（均梁先生文中語），反而國勢蒸蒸日上，力量伸進了蘇聯以外全世界的每一角落。南美的巴西國有八百五十萬方公里的土地，是一個大國，也能統一。

美蘇巴西三個的例子證明國土眞正大的國家，並不難統一。梁先生說「國大既足爲福，又足爲禍」，似應改爲「國大是福，有生活力的人民和政府才能享福——建設成獨立自由富强康樂的國家，沒有生活力的人民和政府只有折福——從腐敗混亂分崩離析到國破家亡。」

× × ×

海棠葉狀的中國領土縱使金甌無缺，都不算大，因爲其中可利用地（包括已利用地）只佔五分之二，而地下資源既不豐富亦不全備。加之中國有四萬五千萬同胞擁擠在這片土地之內，每人平均分得的土地，尤其是可利用地，是很狹小的，因此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中外學者講到中國問題都認爲「人口過剩」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大問題。「人口過剩」就是國土太小的另一種講法。

誰都知道中國爲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必須實行工業化，尤其是農業的工業化，前者的結果是人口增加，後者的結果是農村的勞力更過剩，失業者更多。兩者共計要多出的勞動者將達數千萬之衆，可能等于歐洲的一個中等國家——法國——人口四千一百萬。工業不論怎樣發展，不能全部吸收這些過剩人口，國內又沒有很多的荒地供他們開墾。怎樣辦？歐洲工業革命後，人口因增加而過剩，大量移民到美洲尤其美國去，否則歐洲人民尤其工業國家的人民，生活是無法提高的。這個事實很值得我們猛省和焦慮的。

提高農民生活，經濟上最有效的辦法是讓每一農民獲得比現在多至少二三倍的土地，這麼的土地從那裏來？

總之，中國的國土絕對不大，在這個空權時代，一再縮小後的中國不論是否除去中樞政令一時不能到的國土，根本不佩稱爲大空間的國家了。

講現代國家的生活和國防必須把國力所能控制的海洋及其上的天空包括在國防空間之內。海洋占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一（即三萬六千一百萬方公里）最大部分被英美兩强所控制。偏促於東亞的中國和英美相比，可說是太渺小了，何大之有呢」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美國人性格之二

費孝通

Social Class 在中文中總是翻譯成「社會階級」。這個翻譯業以習慣，用的時候也不太細究了。其實，細細想來確是有問題的。「階」和「級」這兩個字都是指由低而高，斜面上分劃的步驟。「拾級而登」，「進身之階」——都是指通門達戶的一條攀登的道路。我們若說「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工商階級」以及「長衫階級」等是不是說這些是像學校裏一串相聯的「年級」呢？在「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的社會裏，工和商顯然並不相聯續在一個斜面上，直通「目標」道路上的「階」或是「級」了。除非我們說這兩個意義類同的字一加起來就失去各個字原來的意思則罷，否則「階級」一詞其實祇能指社會地位上升或蛻化的段落。如果我們願意這樣限制這個字的意義，凡是一個社會裏分化成的各個大體上不相踰越，而在價值上又分高下的團體，我們就不能說是社會階級了。這些有上下等分別的團體祇能說是社會層次。發生「爭鬥」的倒不常在「階級」之間，而是在「層次」之間。如果有人覺得這樣未免把用慣的字重加限制之後，用起來不方便，那麼我們也可以爽性用社會梯階來指可以攀登的段落，留「階級」一詞來包括梯階和層次兩者。

我咬文嚼字了一番，目的是要說明美國的社會很少「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的分層情形，他們的社會階級是梯階性質。分層性的社會和梯階性的社會很不相同。

印度是分層社會的極端型式。生爲婆羅門，衣食住行全得在這一層裏，死了也得葬得像個婆羅門。一生在一個層次裏生活，既然走不出這層次，人家也進不來。這極端型式叫作 Caste 。歐洲中古的封建社會分層分得沒有那樣細密和明劃，但是貴族和平民是層次之分，平民在普通情形下不能攀登到貴族層裏去的，其間沒有梯子，而是一條鴻溝。

封建制度退化了的歐洲，產生了一種中間人物，德國的 Mittelstand，德國的 Petit Bourgeoisie，我們常在翻譯書中看到的「布爾喬亞」者便是。我說他們是中間人，因爲這輩人是一個流動性，可上可下，不成一層次。上貴下賤是高低兩層，大夫之子恆爲大夫，工人之子恆爲工人——所以是兩層，是生了如是的。中間那些商人富農們，却很可以爬上去成爲新貴，也可以掉下去成爲難以翻身的無產工人。他們不是一層也不是一個集團而是在一個梯階的一批人。這梯階接通了兩頭。如果再進一步，這梯子上可以容許兩頭的人物也可升降，它把那分層的社會變成了梯階的社會了。

社會梯階的發生不但改變了社會結構的性質，同時也發生了一種新的精神。這精神可說是「攀登上進」的精神。在沒有登高到頂的人，有了一些可以上升的憑藉，他們必然要否定運命，否定社會地位是上帝安排下的岡位。在他們，好漢得靠自己，要白手起家，不希罕祖宗餘蔭，不講究天生麗質；有本領的要從努力裏見顏色。他們不會安分的，他們要到處找墊脚石，有機會不肯放鬆，百變不離其宗的要達到「上去呀！」的目的。生活有計畫，講經濟，談話得考慮考慮，吞吞吐吐，看人顏色，一切行爲都是有作用的，是手段。是非感情的事，有害無益。緊張，疑慮，晚上多夢，白天也會見鬼，神經衰弱是他們的通病。

這種性格和一個生於斯，死於斯，身分地位改變不了的人不會一樣。在層次裏生活的，既然改變不了，祇有安之若素。譬如一個矮子，長不長，他不會成天照鏡子，比尺度。天也，命也，不痛快的也忍了。命運自有幸與不幸，但是安於其位是一樣的。他們無從緊張，不必努力。

美國這個社會，從這角度看去，是很別致的，大體說來是截去了兩頭層次，祇剩下了個中間梯階的結構。我說這是別致的，因爲中間梯階是發生在兩端之間的，沒有兩端也就沒有中間了。美國的兩端不在美國，它是個移民的社區，是從歐洲中間梯階裏爬橫了，到了這新大陸，結果保持這

梯階的精神，永沒有頂的往上爬。

在英國，社會金字搭頂上的貴族們是有封號的，生來就是尊貴的。美國沒有這一套。他們沒有像英國一般一聽就知道這人出身的說話腔調，一看就知道這人地位的舉動禮貌。美國人並不在這些上邊表示分化。要在說話腔調，舉動禮貌上表示分化，每個人在他所處的地位上必須停留得相當久，而且一定得從小就生在這地位；像說話腔調那種富於習慣性的肌肉動作，長大了是不容易改的；即使改了，也很難自然，在別人聽來特別刺耳。美國人沒有人願意長久停留在任何地位上，於是這套附着於社會層次的各種文化特徵也就培植不起來了。

在英國一個出身高貴的人是掩藏不了他的社會地位的。我在印度旅館裏遠遠的聽見走廊裏有人問掌櫃的某人在不在，這個腔調一聽就知道這位先生是牛津大學念過書的，交談三句之後，他的來歷，他所認識的朋友和盤托出了。英國似乎是個很小的國家。在美國這種情形是不會發生的。在他們剛剛相反，祇要你借得着漂亮的汽車，時髦的行頭，任何人可以在最高貴的旅館裏出入。在說話，舉動，禮貌上不會露馬脚的。如果一個地位相當高的人，沒有留心他的裝璜，譬如說，他忘了在胸前掛上一個某某學會的金鑰匙，沒有在名片上刻上某某工廠的經理，他又穿得不太體面時，很可能被大旅館門前站着的那種穿着禮服的僕歐們冷眼看上幾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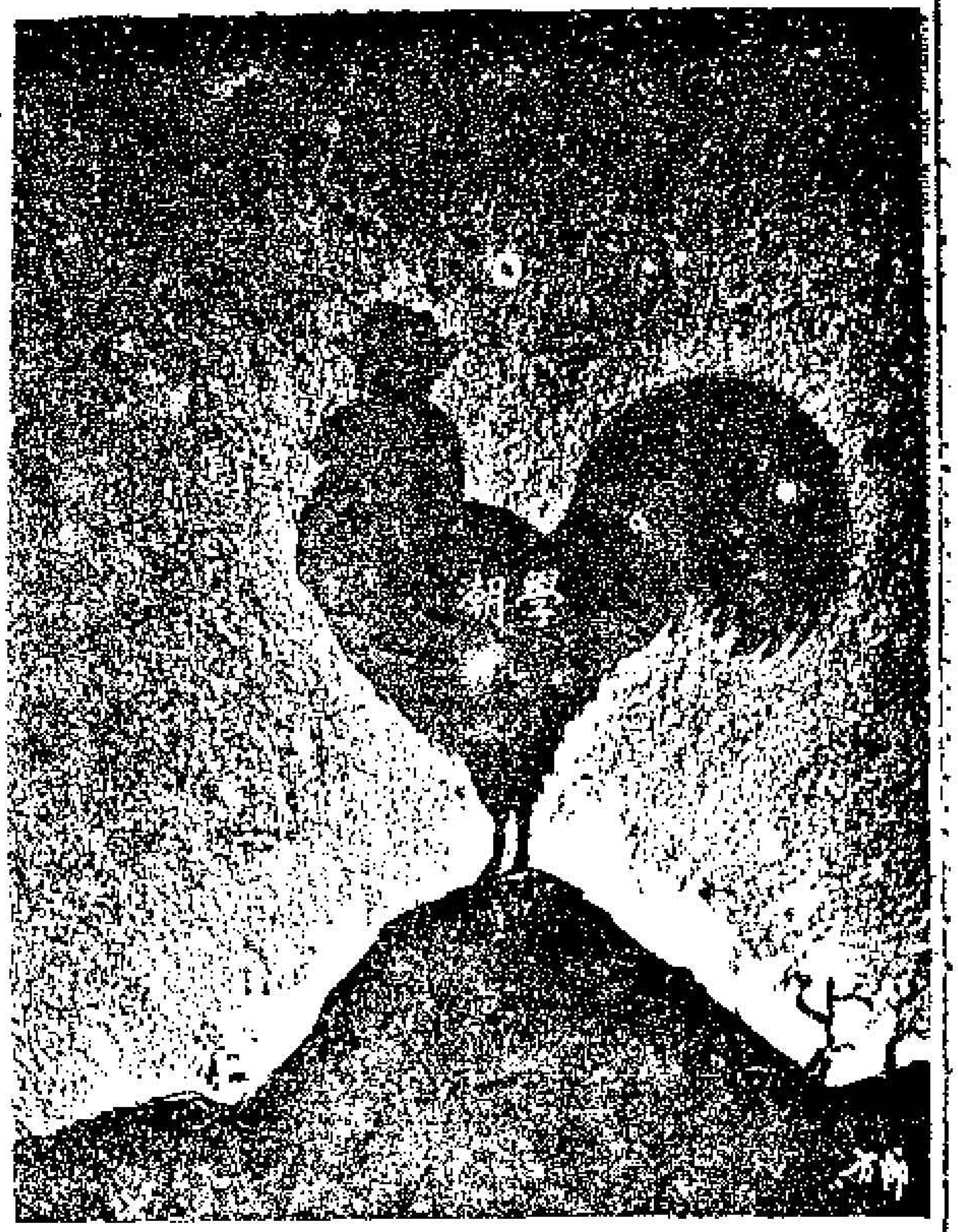
美國人的社會地位是比出來的。如果大家有一輛當年最新式的汽車，汽車也就不成爲表示社會地位的標幟了。這一點顯然又是和層次性質未脫的英國不同。在英國作爲上等人標幟的特色是富有獨占性的。譬如說話腔調根本不容易半路出家，即使要學習也得天天和說這腔調的人接觸，換一句話說，得先加入了上等人的社會集團才有學習的機會。層次相當嚴格的社會裏，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美國的社會等級像個梯子，大家在上邊攀登，速度快，所以不能採用那些富於文化性的標幟，於是他們祇有在汽車，衣着，住宅裏浴室的數目等等物質條件上去爭强了。這些物質條件頓時成了每個想要面子，想要被人看得起的人所追求的對象了。一個原來不容易得到的物質條件，一旦因爲經濟的開發，而大家可以得到時，這項條件也就成了必需品，失去了社會等級的標記。如果一時想不出新花樣，他們祇能在數目上比了。以汽車說，在戰前美國已到了每家平均都有一輛的程度，於是祇能一面講詩式，一面講數目。你有一輛，我有兩輛；你有兩輛，我有三輛。新花樣難想，數量上比較倒不必費心思，於是美國社會地位多少成了量的比較，和英國社會地位偏重質的差別，大異其趣了。我們局外人看美國，他們似乎有一點數目狂。這種狂是狂得有社會背境的。而且由生活習慣變爲物質條件，由質變爲量，也有他們的長處。他們物質享受的增加確是世無其匹。美國人以浴室數目來表示住宅的高貴，多少是可以鼓勵他們清潔的習慣；英國太忽略了社會身分的物質基礎，到現在還是不太喜歡洗澡，也不能說是件足以驕傲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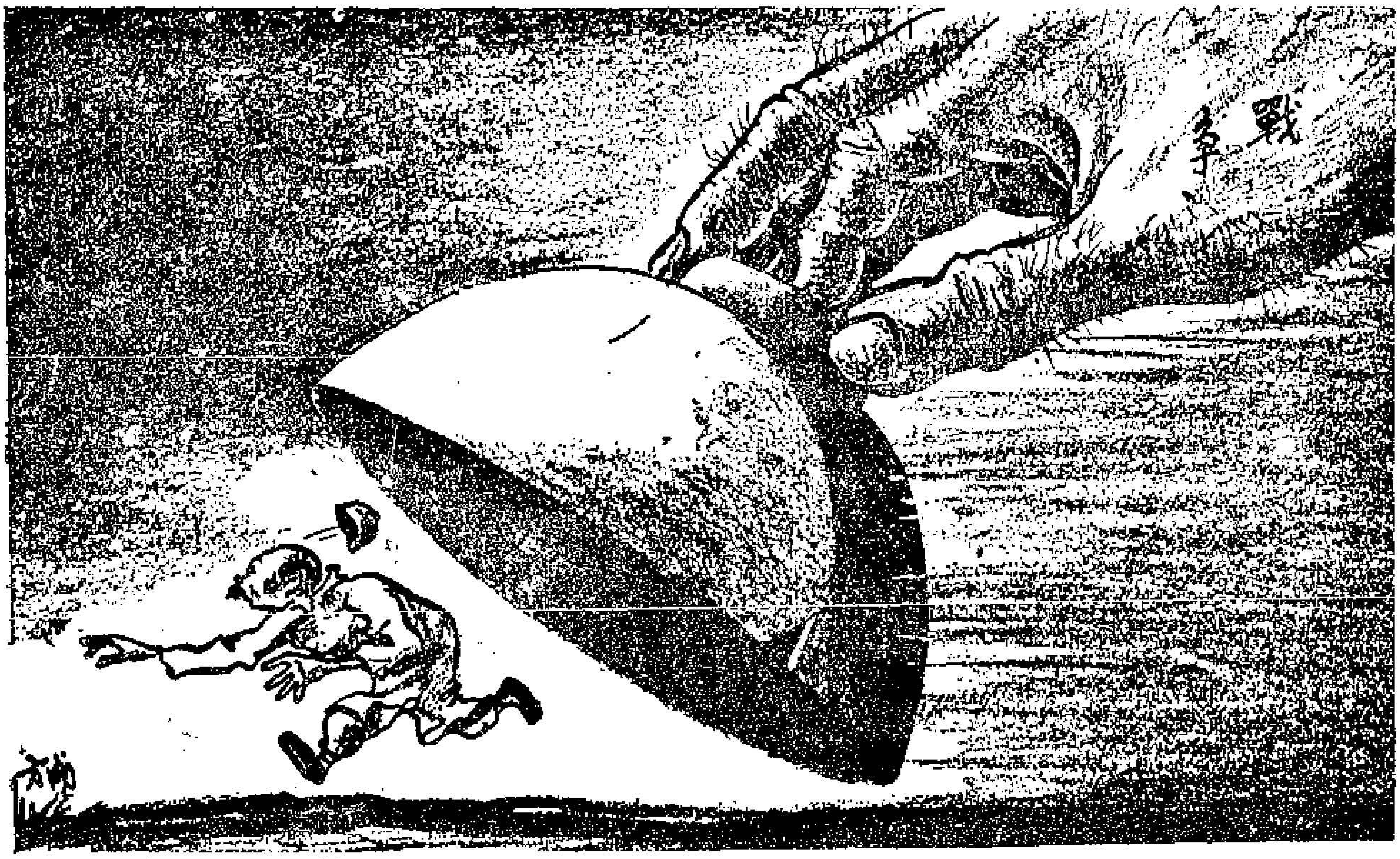
美國社會地位既然是要比較出來的，兩極端也就很少，而且沒有多大意義的了。爬到了最高層，除非到外國去，他就變了一個尺度上的記錄，本身固然是榮耀，但到了這地步也就空虛了。美國人崇拜造記錄。什麼都有個記錄，甚至繼續不斷跳舞的時間，喝啤酒的洪量，在高樓架空鐵絲上站立的長久，全有最高記錄。這些造紀錄的人是值得崇拜的，因爲他們給了美國人許多生活的目標，刺激生命的活力。在以比較來規定社會地位的美國，不能沒有引誘人向前的記錄。美國社會是個梯子，不是平常的梯子，而是愈走愈長的梯子。有時在我們看來確是沒有什麼道理，但是這個活力卻推動了他們物質的享受。這一點我們也不該忽視的。

印度是個層次的社會，也是個幾千年來物質享受最不進步的社會。英國在兩端的層次裏發生了個中間梯階，現代的工業的發展就是這些中間人揭出來的。有人說民主、資本主義、科學、等等現代化的特徵，是中間人的貢獻，我也覺得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美國社會整個結構是個梯階。上下兩極端，一是紀錄，一是起碼，都不過是個記號，不成社會集團的。從這方面看過去，我們不該用「階級」一類的公式去猜測美國內部的政治現象了。他們是男有一工的，因爲他們的社會階級是梯階性質，在記錄和起碼之間流動着的人們並不團結成爲共同層次利益而爭鬥的團體。他們不必去打倒在上的層次，因爲每個人都有希望，或是相信有希望，有一天會攀登而入的。每一等級是通門達戶，接近記錄的石階。美國工人們缺之「階級意識」，到現在還沒有工黨，多少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記着的是福特、洛克斐勒都是工人出身，如果取消了這些記錄，他們努力的目標不是同時失去了麼？

美國是不是能永遠使工人中不斷的有福特、洛克斐勒這等人物出現？他們能不能使他們的社會梯階永遠開放，每個努力的人都能向上爬？這些是美國人所關心的問題，因爲假如梯子一折斷，他們也是會變成層次性的社會的。

黎明的先聲





觀察通信版

選・打・吃——張羣內閣登台後的三件事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張羣內閣登台後，在作風上首先表示「一切遵循法治」，短短的幾天內，已經出席立法院報告過兩次，從國家財政到公教人員待遇，都表示請立法諸公贊助。張院長本人又規定着辦公與會客時間，定期接見閣僚，每週增加一次「檢討會議」檢討政務，不再像宋子文那樣的「拒人千里」了。又表示對預算尊重，「緊急命令」的開支，都提出行政院會和國府委會來解決。並且諄囑各部會檢討法令，整理法規，猗歟盛哉！法治國的規模在望了！

事實上怎樣呢？

有些要人在私人談話中公開表示，今年只有「選」、「打」、「吃」三件大事。「選」是如何進行全國的選舉？「打」的已不需解釋。「吃」是如何叫公教人員吃飽。這些是「張內閣」嚴重的課題。其中關于「選」的實際支援，發動，指導等，其權都不在咱們的「責任內閣」，而在另一方面。

依法理的解釋和各國的通例，選舉總是由內政部經辦的。可是在中國却另設一個「選舉總事務所」，直隸於國府。總所的主任，原應由內政部長兼，現在則由洪蘭友主持，洪氏以拉攏黨派有功，迄有出長內政部的傳說。選舉法規雖然在立法院吵，而忙選舉的人們，却搶着向「中央」登記。登記的作用，爲的是「統一致權黨員政治活動」。因此又苦了一些「有黨無派」的先生們，儘管你有競選的雄心，如果不是「一路人」，第一關便不易通過。聽說派往各省指導的人業經派出。一切一切，都是二十五年「國大選舉」的翻版，所以陳啓天在中央日報座談會上慨嘆着說：「如果國民黨不能保障他們出來，中國的民主便完了！」是，假戲也要眞唱呀！這些種種，行政院的不見得與聞。最妙的有些選舉法令的起草，主管機關都不知道。有人開玩笑的預計，以立法和幕後協商的遲延，恐怕今年要選不成。以自己的諾言期限，而自己也無信心來實現，還眞是今天「管治」的傑作。

其次說「打」。張內閣的標榜是「致力和平」。施政綱領，也寄以和談的希望。可是，今天却打的最起勁。和張岳軍同天發表談話的白健生，老實不客氣地指出「軍事第一」，豈不叫「護家看宦舍」的主人，大吃一驚！正因爲要打，配合着打的一切工具，便慢慢地在建置。首都的警察夏季服裝，索性換上草綠色的軍服。最近人口機構的成立，和各省市統計機構的擴大，爲的什麼？最令人們難以自圓其說者，是前方軍事並不眞正「勢如破竹」，肅軍與整軍，也多少惹出些不愉快。南京將官「哭陵」，怎不叫人洩氣！附帶着報告，東北新一軍的易長，把馳驅印緬的「美國寵兒」的孫立人，「明升暗降」地位置一個副長官，也正是「統一中的矛盾」之一。

再次是吃。如何叫公教人員吃飽？很簡單的是軍事終止，發行收縮，生活指數降低。今天如何做得到？藉着凍結指數，和分配實物，硬勒緊大家的肚皮不許喊，不許動。在千呼萬喚以後，現在總算眞的又「調整」了一次。這算是新內閣的施惠。可是小黨派佔據的各部，新官上任，正好裁員，又帶給一部分已瀕死亡線上的公務員們以一大威脅。

眞正表現出「內閣」大權的是人事與經費，可是這兩點在今天仍是非「請示」不可。上週來張內閣便以做好的調整公敎待遇方案晉謁最高一人。直至今天止，各省的疆吏，仍是「自天降命」。最近江蘇省民政廳長出缺，也許行政院擎出一個人，可是擎出的人物，仍不外「帷幄上奏」所推薦的。老實說，不是「疆臣力保」，便是「廷諭交辦」，還不是過去的一套？

（上接第二頁）有識之公正的民主人士也都有此同感。最近政府改組，以「頑固派」在國民黨中的歷史之久，勢力之大，照說他們是應該在新政府中有一份的。可是蔣主席竟沒有提一位屬於「頑固派」的同志出來，這當然是蔣主席最賢明的措施，值得全國人士贊佩。可是我們不免還有顧慮的地方，像「頑固派」在國民黨中歷史如此之久，勢力如此之大，而不讓他們參與實際政治，他們能甘心雌伏嗎？何況國民黨的中政會還在他們手裏，將來若是和政府鬥起法來，還不是國家倒楣嗎？我想建議蔣主席派他們組織考察團，到歐洲去考察一帮，接受戰後世界的新潮流和新思想，以期徹底改變他們「頑固」的思想，俾於回國之後可以和黨內各派以及他各黨和平合作，建立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的新中國，雖然花一大筆考察經費，也是十分值得的。我現在並替他們擬一個考察計劃：

一、先到意大利，考察反民主的法西斯黨以暴力統治意大利二十年的「政績」和其悲慘的結局，以及人民對法西斯黨的一般評論。

二、再到西班牙，考察其多年內戰的悲慘結果，以作我們的前車之鑑。

三、再到法國，考察其如何避免內戰，三黨如何組織聯合政府，其政治、外交、經濟如何處理。他們是亡過國而復興的，現在國際地位已駕於我國之上，實最值得我們多借鏡。

四、再到英國。考察工黨政府在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家，以作我們實行民生主義的借鑑。同時考察他們議會政治如何運用，以作我們實行「政治民主化」的借鑑。

五、最後到蘇聯，考察其各種經濟建設，人民的教育和組織，以及軍事的實力，看看我們目前是否夠得上「反蘇」。（若是相差太遠，我們是不是要考慮放棄「反蘇」的口號和行動，免得打不倒人家自已反而倒楣。）

至於考察團人選，我想不妨多多益善，使該一派的高級幹部，盡能網羅在內。我現在是在臥床病期中，但因憂國情殷，不能自已，帶病作書，不禁欲言。

夏文炳　五月三日　安徽和縣

中大競選旁觀記

劉禹軒

「發揚一二五精神」

（南京通信）誰都知道「一二五運動」就是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重慶各校學生為促成政協成功舉行的大遊行，而這次遊行是由中央大學領導並且作為骨幹的。這是中大和政治發生密切關聯的起始，也是今天中大學生活動的一具馬達。要想了解中大這次競選的內幕以及今後的趨向，就不能不從「一二五運動」說起。

為了共商抗戰勝利後和平建國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於內戰聲中在全國人士的殷切期待下召開了。那時候，沙坪壩上敏感的大學生們幾乎不每一秒鐘都是在屏息諦視着這一個會議的進展的。兩個星期的磋商不見一點兒端倪，國大問題竟成了國運的一個暗礁，於是同學們再也按捺不住那份火急焦灼的心情了。血淚交流的迫切呼籲出現在「民主牆」上，前後祇經過一晝夜的醞釀，陪都數萬學生就在一個鮮明的旗幟之下怒吼起來了。他們高呼「政治協商會議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需要團結統一和平民主！」他們湧進國民政府（政協議場）振臂疾呼，其結果至於使「社會賢達」莫德惠痛哭失聲，而孫科也提出了「政協一定成功」的保證。雖然為了保持「絕對的中立」，他們的口號之中如「雙方釋放政治犯」的「雙方」以及「國大代表合理產生」的「合理」都顯得費解，但這一次遊行究不失為最公正，最純潔，最成功（成功指其本身，即其組織之完密，目標之齊一，行動之迅速。至於所發生的效果則因內戰的熾烈早已無從提起）的一次。正和政協決議是各黨派所共認的解決國是的綱領一樣（雖其對此綱領的解釋並不一致），「一二五」在中大也成了民主自由的象徵，到競選的時候無論是上一屆的王世德徐為王或者這一屆的梅振乾戚其章，「發揚一二五精神」都成了他們的嘶破喉嚨以廣招徠的金字訣。

英雄點將錄

「一二五」以前的中大學生自治會不是由普選產生的。牠是一個集各黨派於一堂的「混合內閣」。那時候內閣的常務理事是谷崇實。這位來路不明的黑眼鏡紅鼻頭的英雄對於一二五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他的精力一向是充沛飽滿的，但到主持系科代表大會決定一二五是否遊行時就顯得有點兒沒精打彩；到決議案需要執行時他又突然稱病閉門不出了。他的陣陣脫逃正中現在競選的梅振乾的下懷，他就以當時副常務的身份挺身而出作了主席團的一員（雖然並非健將），而這到今天也竟成了他的「政治鬥爭」的資本，他的用一朵梅花作標誌的競選標語上用斗大的字寫着：「梅振乾是一二五的領導者！」

谷崇實之後郎首次普選產生的常務是郭亨衢。正和他的嫡傳王世德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競選的梅振乾一樣，他是「一二五傳統精神的繼承者」（這是梅對郭和王的稱譽，梅本人也以此自命。），這祇要看着「一二五」一週年紀念的盛況就可了然。當時郭的對手有兩個，顯然和他分屬於兩個壁壘，但因為力量分散，所以都歸於失敗。等郭任滿下台之後，兩個壁壘的對立更形森嚴。失敗的一方為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抬出一個徐為王和郭的嫡系王世德相角逐。現在和梅振乾對壘的戚其章當時本就有意參加競選，但因受到上一次失敗的教訓就讓徐單獨出馬了。王世德的勝利使中大左轉的路更向前延伸了一步。這條路之能否繼續向前延伸要看這次競選梅振乾之能否獲勝了，因為梅是以「繼承傳統精神」自命的一二五風雲人物。

中大競選緣始於三十四年柏溪分校。當時競選單位達七個之多，大家都以同學福利相矜誇，政治意識如果不能說完全沒有，至少可以說是非常淡薄的。到郭亨衢就把他的「意識形態」露骨表出，競選單位也減少成為三個。王和徐的鬥武更使冷眼人洞若觀火，左右兩個壁壘之間已沒有第三者的存在。至於這一次梅和戚的宣傳更極盡黨派間捕風捉影互相中傷之能事。

兩個競選團都擁有其各自的外圍報紙。儘管甲報乙報都拍着良心說自己既客觀又忠實，然而有兩點是明眼人不難看出的：第一，兩個競選團是尖銳地對立的。雖然都說無黨無派，却無法否認你左我右的政治意識。第二，按照規定各競選團不得接受校外任何支助，向同學募捐每人也不得超過萬元，因之依據雙方公佈的帳目，每團所得不過數十萬元。以此區區何以能夠應付如此有聲（廣播電台）有色（標語漫畫）的大規模的宣傳？莫非今天的法幣到他們手裏就回復到戰前的價值？——這真是天知地知他知你我不知了！

在英雄們的家譜的考證上還有着三件有趣的事實。第一，競選一開始徐為王就以一個「讀者」的身份向戚系的「大公報」「投書」「控訴」梅振乾，說梅以行將畢業離校之身不該參加競選，而後來事實證明徐本人上期競選時也是四年級，而且他於「讀者」之外還乘着「大公報」的「記者」！第二，谷崇實髀肉復生，靜極思動，這一次本有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的傳說，但忽然中途變卦，乘風高月黑之夜為戚團大張標語。第三，王世德內閣全體理事曾對梅團作有效的經濟援助，而且梅團也曾鄭重「鳴謝」，致被人目為「假公濟私」，「民主私相授受」。凡此三者都得到一部人以及另一人部的非難攻擊。夫非難攻擊多矣，而事出「有」因查「有」實據且有助於吾人對諸英雄來龍去脈之考證者，當無過於此三者矣。

矛盾中的統一

儘管壁壘是森嚴的，陣營是分明的，有幾點却可以作為一致的結論：

第一，雙方都嚷無黨無派，但誰也不能自拔於或左或右的政治意識。原因很簡

從美軍下旗到張令吾被釋

本刊特約記者

一個慶祝 一個紀念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歷史過得似慢而實快，北平的東交民巷的美國國旗以佔領者的姿態聳在那裏，若是從八國聯軍那年起，到今年恰好半百，對於一個第二次大戰的戰勝國，依然忍受這種「五色旌旗成列國，萬家燈火盡寬人」的現象，並不是什麽「友好」，連美軍自己也不能不予以承認，聯合社十一日北平電稱：

「最近不久將完成第一師第五團之完全撤退，佛萊西比司令同行。渠等於逸秦皇島後將繼續駛往關島。今午此間美軍營房舉行下旗儀式，此舉或將為美海軍陸戰隊五十年來駐華歷史告一段落之說明。」

杜魯門主義只是帝國主義的延長，但是中國進步了，中國不會再有義和團第二的事件的出現。中國的人民力量直接在清算了國內的封建殘餘，間接地卽是在打擊着外國來的寵兒。當這星條軍旗悄然在鄙視中降落時，中國的人民却以熱情的手，招呼健康的雄鷹，能在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的時候，攜其建設的工具，為工業新中國的誕生而協力。

歷史過得似慢而實快，北平東交民巷這一面最後的異國軍旗的降落，實在給人以無限感慨。三年前在演緬線上並肩作戰，中國隨軍翻譯官制止美軍的種種暴行時，美軍諷笑道「想不到你們也學到了民主」。的確，中國為爭取民主所流的血已超過了歷史上所有的先例，這一面最後的恥辱的旗幟終於降落了。在前一天，有平，津，保，綏，張，唐六地的新聞記者在面對東交民巷的一家有四十年歷史的「正昌番菜館」樓上大聚會，大家為了本身的民主，團結，進步而大擊的歡呼乾杯。

這將是一個偶合的而有歷史性的慶祝了。

新聞自由 人權保障

五月十日在北平舉行的華北記者聯誼會，到會者一百三十多人，包括着津，保，張，綏，唐山及石門的記者，是一次華北二十五年來所未有的大集會。這次會上的兩個口號是：

「新聞自由，人權保障。」

當這口號的餘音未已，北平行轅第二處非法逮捕的黨報編輯張令吾已接到通知，暫由華北日報保釋了。這暗示着是集體的勝利，是民主的勝利。

古城的暮春與初夏，好花遍地，薄霧如紗籠，在迷人的北海的瓊島影子之下，吃着御膳房的「仿膳菜食」，看着一片大好河山，但是記者公會的理事長，中央社的主持人也不能忍受這惡劣的環境，他說：

「新聞記者是社會的耳目口鼻。既是一個活人，就要耳聰目明，喉舌健全。社會也該如此。渝蓉各地連續發生的報館被搗毀事件，以至五月一日發生的張令吾被捕事件，已使我們注意到新聞事業受威脅的嚴重性，為爭取自由，保障人權，我們應集中力量共同努力。華北日報張令吾的被捕，實在不合司法手續，全國的新聞界應當為他來抗議。：：」

老報人成舍我致辭稱：

「今日為本人從事新聞事業二十五年來所見華北新聞界的盛大集會。須知新聞自由及人權保障，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是由地上可以檢起來的，而是應該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爭取的。現在行憲卽將開始，雖已稍見光明，仍有不少黑暗面，需要我們努力掃除。杜威說過，只要有十個好人，就可以把中國弄好，我們今天有一百多人，也有一百多支筆，這些力量若是用在新聞自由與人權保障上，一定能獲得成功。如果有筆的記者還受到非法的侵害，那些沒有這種「單：人是政治的動物，知識份子又總站在時代的前頭。「五四」，「一二九」，「一二一」，「一二一五」，哪一次的學生運動不和政治發生着血肉的關聯呢？而在目前，一談到政治就不能沒有黨派，因而學生們就不能不有意地參與黨派活動，或無意地受到黨派影響。所謂「黨派退出學校」至少在現階段還祇是一個口號，一種理想。

第二，內戰是可悲亦復可恥的，正像政協決議是大家所需要的。這就是為什麽雙方都拿「一二五」當作爭取選民的金字招牌。卽便戚其章，在他的「競選演說」裏也還是強調了「自殺性的內戰必須制止」的；可惜他的預約選民興趣都不在此，致使他所期待的掌聲甚為寥落，並且繼之以哄笑。但無論如何大學生不是可以拿幾個月的所謂「戡亂」可以哄騙得住的。其實「戡亂」能夠騙誰？恐怕用來作自我麻醉也嫌勁頭小的。

第三，撒開一些宣傳的錯誤，再看一看籠罩在全國各處的低氣壓，中大的競選畢竟是進步的，可喜的，值得讚揚的。單純地為同學謀一點切身的福利如添置窗紗增設路燈之類的微末不足道的小事是不受大家的重視的（事實上雙方在這些末節上並無多大差異）。大家所注意的是雙方的政治立場，是更重大的問題，是中國和平民主的問題。青年是永遠站在時代的尖端的，歷次的青年運動也都是從大學裏發動的。學生運動是民族大反身運動的開始，等每一個學生都能從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從爭取窗紗路燈轉向爭取和平民主，苦難的祖國就會在內戰的血泊裏看到新生和希望的曙光了。

附註：本文作於五月六日夜。七日晨開票結果梅振乾以一五四五票勝過戚其章一二五四票，當選自治會常務。

武器」的，豈不是更沒有辦法？今天是華北記者大聯合的開始，也就是象徵着我們為了爭取光明一定成功。……」

燕大的新聞系主任蔣蔭恩在燕大舉行的茶會上說：「學校是你們的預備軍，你們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跟，你們在前面打衝鋒，我們在後面應援，……」

天津代表說，同意這些話，願與北平的同業站在一條戰線上。張紱記者代表說，新聞記者要以第一身資格出現，不以第二者出現。保定記者代表說：華北新聞界應有一個聯合的永久組織。

這天下午出席北平行轅的招待會，聽了五十分鐘的訓話，大家也不作一聲，沒有道謝便出來了，有人想臨時動議到彈院去慰問張今晉（那軍法監獄就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旁邊），臨時被關係方面提示，要注意應有的禮貌。

一頂紅帽子　一頂黑帽子

那一天的下午六時半，行轅招待六地記者不愉快的結束後，只有兩個鐘點，張今晉取保開釋。張今晉坐在來迎的汽車上，帶着鋪蓋捲，先回到華北日報，謝謝同人，又到正丁憂的張社長宅，謝謝社長，他什麼都不明白，為什麼被綁進去，為什麼又被放出來，他是軍事犯人，既被帶上共黨嫌疑，「一頂紅帽子」，又是漢奸嫌疑，「一頂黑帽子」。華北日報何幸，有此奇人，張今晉何幸，能帶雙重帽子？

張今晉案是怎麼「回事？還要以十日代表記者公會向行轅李主任抗議的原函為證：

「敬呈者，人身自由為人民基本權利。際茲行憲準備時期，政府對於保障人權已經三令五申。乃五月一日晚八時許，本會會員華北日報助理編輯張今晉，在錢糧胡同親戚寓所突被逮捕，當日蒞場人員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亦未攜同警保，昏夜入室切斷電線，鳴槍示威，遽拘張今晉而去。事發以後，人心為之不安，報界同業尤深驚訝。查本案現在鈞轅軍法處審訊，自應敬候處理，惟歷時十日，尚未訊結，全體會員甚感惶恐。本會本日集會，一致決議，籲懇鈞座飭由軍法處對於張案迅予合理合法之裁定。再此案逮捕手續未盡合法，擬請並予糾正，以保人權而昭大公。臨呈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行轅是有一套說法的。據三日天津大公報所載那一天經過是：

華北日報編輯張今晉被架走後，家人尾追，見入中南海南行，當晚報館營救無效，次日張明煒社長及該報副總編輯汪松年均曾趨訪行轅當局，答詢真相。行轅李主任宗仁二日晨赴鐵道管理學院參加該校校慶，某記者以此事詢之李主任，李氏未作答。下午各報記者多集行轅新聞處，希能面謁王參謀長鴻猷，王氏以有要公，亦未接見，迄下午七時始發表消息稱：「據密報，有張經武者，又名劉銘之，又名張今晉，前在匪軍盤據下之衡水、故城等地充任偽區長、偽縣長等職，旋由其岳父曾任偽河南保安處長之劉業儀介紹入偽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任軍法官。在任偽職期內，搜括民槍，徵收糧款，作惡多端。勝利後，易名張今晉，潛入新聞界工作，藉為掩護，主辦情報通訊，圖謀不軌，不時往來其寓東四錢糧胡同甲三四號趙蠻秦家，行動詭密。據報後，以情節嚴重，不得不依緊急處置法，予以拘捕。經訊問後，據供對在上述偽職均承認不諱，現在由軍法處研訊。」各界關心治安，對此突發案件自不免多所疑慮，惟行轅對陰謀分子關係治安者亦不得不予以審慎處理，一經偵訊終了，此案當可大白。至外間現傳張案與使女康杏案有關一節，行轅前未接報，亦正追查中」說明並無警局參加

張今晉案已成為平市一大新聞，行轅此後將陸續發表張今晉案之文件。警局原定有文件發表，臨時撤回。

雷聲大　雨點小

張今晉被捕之後，軍法審判已有九日，始終不能找到確據，而小風波疊出不窮。大公報又有一段小描寫，照錄如下：

關張今晉被架時，與此案有關之康杏，亦適在錢糧胡同趙家，當時驚倒數小時，不省人事。張之妻妹劉果芬被捆數掌，兩臉腫起。當晚華北日報附近亦有便衣員巡視，待張被架走後，彼等始相繼散去。日來華北日報職員多感不安，不幸三日前又鬧一次虛驚。該報資料室有僮僕誤觸警鈴，內一區警察武裝趕去，適張社長明煒公畢離社，遇警於大門外，警察誤張為歹徒，嚇令舉手，欲加以逮捕，經張之汽車夫解釋乃罷。時劉果芬等亦均在旁。按劉果芬為華北日報職員，餘驚未已，觸景駭極，立刻暈倒。〃

記者公會代表人在訪行轅時據報紙載「除呈文外，並向王參謀長表示幾點意見：（一）張今晉經軍法處偵訊結果，如認為犯罪嫌疑不足，應請准予保釋在外，在本案未訊結前，隨傳隨到。（二）張今晉並無軍人身份，如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應請移交該管法院審理。（三）逮捕張今晉手續多有未合，應請主任對主管人員予以糾正，以免以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以保障人權。王參謀長表示，所呈各節當轉報李主任，並向軍法處查詢偵查情形，以憑核辦。王參謀長並表示，李主任對於本案極為注意，如確有挾嫌誣告情事，必當依法嚴懲，以儆不法，請轉告新聞界同仁」

雷聲大，雨點小。北平的天氣如此，華北的天氣是如此，整個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張今晉受了十天罪，他出來，這是因為有一百各隻「筆」集中在一起的原故，而中國各地有幾千幾百的「張今晉」，無疾以終，而別人也不知道他們名叫什麼。

世界的體系變為兩個，中國分裂為兩個集團，一個是既得利益階層，一個是反既得利益階層。人類的巨星羅斯福雖死，但其四大自由的爭取實是一大主流，這主流也就是民主，團結，進步，這主流所至，任何力量不能抵禦。

平、津、保、唐、張、綏、石等地報人大聚會一次小小的聯誼，為新聞自由史上添了一頁。它留下啓發人性的字句：

「新聞自由，
人權保障」

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最後一批駐平美軍撤退之日寫完

週末閒欄

獄中生活簡記（一）

張東蓀

有許多友人要求我把獄中經過寫出來；我亦本來決定把這一段的生活記下來；只因為兩個原因始終遲遲未能動筆。第一是述起來牽涉許多同時的人，不免要犯忌諱。如毫不顧忌，結果變為「謗書」，亦非我的初衷。第二是我的被捕入獄，雖在太平洋戰事發作的那一天，却已早在九一八事變即就決定了的，可以說只是從九一八到勝利這幾年中生活上的一小段。所以敘述獄中生活便當從九一八說起。那是未免太長了。就中牽涉到政治方面亦太多。因此所以每次提筆總是寫不下去。現在却是怕日久易忘，乃想出一個不得已的辦法，即把凡可以在現在發表的都寫出來。至於其他，我將來亦許還要作一個較詳的補充。這個補充却非等到我死後不能發表了。

民國二十九年（西歷一九四〇）十二月八日是日本對美宣戰的日子。那一天正是禮拜一，我於上午是沒有課的。我得到開戰的消息甚早。在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林嘉通（燕京大學教務主任，是我的甥壻）就打電話（彼時燕大各教員住宅皆有電話）給我，說：半夜裏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已經聽到美國的廣播，報導日本一面進攻真珠灣，一面向英美兩國正式宣戰。並且告訴我，林邁可在聽了廣播以後立刻騎了自動腳踏車往西山去了。我聽了林邁可已脫逃，甚為放心。好在他從西山而入共產黨的區域已經走過一次，這一次諒來不會發生問題。林邁可是英國林賽（A. D. Lindsay）勳爵的兒子，在燕京擔任英國式綜合制下的經濟學教授，思想最為前進，為學生所最崇拜的一個人。

他走脫了，我料得將來或可省却一些困難。這個電話以後不久又接到一個電話，是叫我到學校裏去。原來在這樣的緊急時候學校當局曾組織了一個緊急會議，其中委員除了一個瑞士籍的教授以外，全是中國人。我亦在其中。當時我以為是要開會，所以立刻就走到學校裏。這個會議每逢禮拜四開一次常會，已經開過幾次了。我在會內與會外曾提出一個主張：就是不必等到正式開戰而學校即自己先行解散。把教員與學生依其志願分別安頓：願留在北平，則聽其留在這裏；願意到重慶去的，設法幫助他們前去；願意到八路軍區去的亦同樣設法幫助之。雖然到重慶去的路線比較困難，但到八路軍區去却是容易的。當時我為甚麼有此主張呢？原來我已料到日美必戰。我希望燕京在日美開戰以前自動解散乃只是想避免到那時的逮捕。我亦預料到逮捕是不能免的了。到了今天來迴想，我當時這個提議亦必仍是無用。因為無論我離開燕大與否，日本憲兵早把我的行為記錄下來了。他們注意我恐怕有二三年之久。要想作漏網之魚，那是決無可能的。

我從東門走到學校裏，那時並無一點動靜。後來大家聚在哈佛燕京學社辦公處的時候，學校已完全被日本兵包圍了。我們便困在那個屋子裏，而在對面却是大禮堂。我們可以看見大禮堂內的開會。那個會是日本軍官召集學生，宣佈燕京大學的封閉，並將學生遣散。會散以後，我們在窗口外望，只見許多學生紛紛各攜行李向校門走出。其狀之慘真令人酸鼻。所不知者即對於教職員是如何的處分。不過其時已將近十二點了。發生吃午飯的問題。我們遂相約到洪煨蓮先生的住宅去，在他那裏吃飯。到了洪宅，又遇着鄧文如先生，他還向我戲言。用京戲上空城計的辭句，他說：「司馬懿的大兵來得好快啊」。我亦向他唸兩句舊詩：

「昔日戲言身後事，
今朝都到眼前來。」

當時我的心境確是了解我的生命已臨最後一刻了。吃完了飯以後，又到兩個同事的地方去看一看，談了許久。無非是說，個人生命的問題是小事，國家民族的生命却從此定了。日本對英美宣戰，日本必敗，中國必得復蘇。所以那一天，人人的情緒都是夾雜的。想到國家民族的前途無不十二萬分的高興。想到個人却都又知道有極大的危險在面前。直等到將近傍晚，不能不想回家。遂與趙承信同到貝公樓前去看一看能否放我們出校。日本憲兵便告訴我們說：請在客廳中等候一下。在客廳中又遇着趙紫宸與陳其田。殊不知等了許多時候並無指示。我對趙紫宸耳語：必有問題。可是我看見心理學系教員沈廼璋在門前走過，我就出來問他：能否出大門。他說可以。於

是我就同他一齊走出校門，繞道回家。我的目的在告訴家中人須作準備。我一到家即打電話給陸志韋，問他已經回家了沒有？他居然回家了。這便給我一個很大的疑惑。難道我們眞能倖免麼？當即吃晚飯。剛剛飯畢，兩個日本憲兵即到我家裏，態度倘客氣。只是說須叫去問話。我隨跟了他們走到貝公樓的會議室。當時室內已經有了好些人。我見其中有林嘉通，使我更感不安。原來他家裏有一個通內地的無線電台。雖這事只限於我與他，但一旦暴露，決無生命。倘若累及其他諸人，更是於心不忍了。彼時只能以目互視，不能說話，因爲有一個日本憲兵在那裏監察着。在路上時，那個憲兵還問我：你認得不認得那個姓林的英國人？我說，認得而不常見。他說：你知道他已經逃跑了麼？我答道：不知。這是當時的情形。到了後來，出獄以後，方知陸志韋的回家是日本憲兵押送，伴他吃了晚飯再回來，並非自由無事。林嘉通家的電台亦早在他將要被拘的時候由他的太太趕緊毀壞了。

我到會議室已經是晚間九點鐘。大家枯坐，並無倦意，亦許是興奮太甚了。當時我自己在那裏想：既有這許多人，便不是專對我一人。不過我所做的事却只是一個人的，並不與他人相共。所以既到這個步地，則只有等他問話，倘使他對於我並不知道十分清楚，恐怕短期的拘留可望釋放。關鍵還在於他們究竟知道多少。這便非俟問話後不能判明。于是我便一個人在那裏想：問話時如何作答。料定他有幾種可能的問法，我便假定了作幾種不同的答復。返復想來想去，在一個半睡狀態中，居然就天亮了。往日不睡總得長夜漫漫；這一天却覺得天亮得很快。只是又冷又餓，十分難受。幸而有人拿來一些冷饅首。我居然吃了兩個。在我們斜對面的房屋內拘了十幾個學生。他們亦在那裏搶來吃。須知敵人的目的就是要打擊我們的人的尊嚴。各人心裏都蓄着一腔怒火，却因爲環境變化太突然，無法細加考慮。

不久便用汽車分批把我們載到西苑日本憲兵隊。西苑憲兵隊中有一個叫「花田」的本來常常到學校裏來，表面上是交遊，實際上是偵察。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中，他還拿了一張日文報，在那裏看。滿面得意洋洋之色。他告訴我們：問問就可放回家去。我却明知日本憲兵的話是沒有一句靠得住的，但在感情上却不由自禁作此希望。因爲我早知道有許多人被捕時（藍公式即是其一）都是說問幾句話立即釋放，其結果不但有經年被拘的，還有判罪，至於弄死的。後來又把我們移到一間翻譯所在的地方。那個翻譯姓楊，似爲東北人，雖不敢和我們談話，却在神色上看出，尙有國家觀念。後來我出獄，便知道這個人不久即逃走了。我們在那裏坐了不久，即有一個日本憲兵，把我們叫了出來，在院內排隊，依次押上一個大型載重汽車，送到城裏沙灘舊北京大學的紅樓。那是城內的日本憲兵總隊所在的地方。初起請我們在客廳裏坐，幾個憲兵說說笑笑，很不拘形迹。後來叫我們到他們的辦事房間，每人把衣服脫了，檢査一過。手錶眼鏡等物都須繳付他們，還給一個收據。我無手錶而眼鏡亦特別優待，未被繳械。於是領我們分別各入拘押的房間。於是我們便分散了。我和趙紫宸到一間房屋裏去。那裏已經有一個老者。他見我們立刻就問：是不是日本對美國開戰了？我們說，是的。他高興起來了，說那可就好了。我們因爲沒有吃晚飯，只好鋪臥具即睡。我所得的是一個毯子一條被。那個被上血跡斑斑，似有腥臭。但爲了怕冷，亦就不管三七廿一就蓋了大睡。我自己覺得一夜糊裏糊塗，而同房子的人却說我鼾聲如雷。翌晨醒來看見我們的房門是以木柵做成的，正好像動物園中裝虎豹的「柙」。把我們當作老虎看待，雖是侮辱，却亦有深意。在房間的一角有一個木桶，是爲大小便用的。所以房裏總是有臭氣。幸而還是冬天，倘是夏天，那可不得了了。我不禁對着紫宸微吟：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下冊出版

每冊售壹萬伍千元

寄費　航掛每冊三千五百元
　　　掛號每冊三百五十元

第二卷上冊預約

定價每冊貳萬元

預約價每冊壹萬伍仟元

寄費照加，同前。

預約封面，每張二千元。

預約期限：即日起　六月十五日截止

。外埠以郵戳爲準。

文藝

談謠言

袁昌英

英國頹廢派文學家王爾德，認爲人間世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年輕與美貌。祇要你把握住這兩件瓌瑜，那你就是宇宙之主，可以爲所欲爲，享受萬有的了。這種頹唐的論調，雖不無相當眞實性，却不完全是眞理。

相貌不揚，確是件不幸的事；然而人間不是常見到性靈之美，人格之卓絕，每每壓落軀體之醜陋或缺陷，而放射出不可比擬的光輝，令人愛戴而景仰無窮嗎？

至於年老的妙趣，那就非至其境，不能體味其義。孔夫子畢竟是至聖先知。他老人家的話，年輕人總覺得迂闊。然而人間事總逃不出瓜熟蒂落的定律。你沒有爬上那一層樓，你就不可能見到那上面所能眺望的天地。我們年輕時，每逢有所遭遇，或見到社會上許多不平事，總不免迷惑，憤慨或苦痛。迨至於今「不惑」與「知天命」之年，則果然無絲毫疑惑地洞悉天地間之事，無一莫非天命。所謂天命也者，無非因與果者也。凡事因果關係明白，即無所謂奇，無所謂怪，亦無所謂害。年老人的妙境，即對於天地萬物，以及自身的遭遇，均湛然透矚，因果了然，而超然物外，不受環境的支配。

近年來，國家多難，謠言熾烈。每一事件發生，則謠言如燎原之火，摧毁社會事業，擾亂社會治安，影響之大之惡，莫可形容。茲就見聞所及，以「不惑」與「知天命」之見解而兼溫故知新之義，特將謠言作一番分析，以便社會人士，對於謠言有所警惕，對於是非有所分辨，對於眞僞有所識別，而能造成正直輿論與眞正的民主作風。

記得年輕時，在英國某一聚會，碰過一個非常有趣的頑意兒。一羣女孩子，天眞活潑，談笑風生，擁集一堂。正在熱鬧無比的氣氛中，一個跳皮的姑娘，鬧出羣衆，笑聲喊道：「亂談，怪沒意味！來一個頑意兒：Spreading the rumour（造謠），好不好？」在一片好！好！之聲中，大家都團團坐成一個大圈子。因爲我是新學生，又是外國人，跳皮的姑娘，就有意抬舉，指定要我在緊鄰的耳中，輕聲說一句話。我就毫不加思索地，在左鄰的耳中，悄悄說了一句：「馬小姐今天沒有到會」。左鄰又向她的左鄰耳中，依樣葫蘆，重述這句話。於是順流接遞下去，一直到我這發端人爲止。結果：這句簡單話，經過一大圈人的口述以後，回到我跟前時，竟變成這一樣離怪相：「馬小姐和愛人鬧彆扭，今早自殺了！」

後來，我在某大文化城教書，又親眼見到一件怪慘的事。同學中一位田小姐與一位李先生，才情品貌，的確是天生佳偶，正也在如春蠶般，織着黃金色的錦繡。兩方都出自書香名門，家道亦相當富厚。這段姻緣，大家認爲是上帝贊許的了。可是，某天田小姐忽然氣憤塡胸的向我訴說道：「現在的人心太險惡了，你看，君濤一直欺騙着我！他早已有妻子在家裏了！」

我極力勸他別聽信謠言，眞情可以慢慢査訪出來的。他伏在桌邊暗泣了許久之後，似有愁消怒散之意。可是，不到幾天，君濤却亦垂頭喪氣向我訴苦。「噯！人生到處是悲劇！遺傳眞害殺人！聽說惠玉的外祖母有豬頭瘋的老毛病，惠玉小時候也害過。這怎麼得了！」

惠玉是否有豬頭瘋遺傳病，君濤是否有妻子還在南方的家裏，誰也無從證實。從此二人心裏長着疙瘩，漸漸避免見面。心碎了的惠玉憂悒不思飲食，精神憔悴，不久染病嗚呼了。君濤後與另一同學結了婚，一輩子寃孽，苦死一條性命。這位同學，外貌是再溫柔也沒有，骨子却較蜂蠆還銳利。關於田李的謠言，許多時以後，我纔發覺是她放的。

謠言之可怕，眞令人不寒而慄！它的威力之大，有兩個故事可以比喻。據說有一個母親最是相信她的兒子的良善。一日，她正在紡紗的時候，忽然一個人跑來說：「你的兒子殺了人！」她一點聲色也沒有動，連頭也不抬起來朝那人看一眼，仍舊紡她的紗。歇一會，又來一人說：「你的兒子殺了人！」她還是不睬，唧唧啞啞紡她的紗。再一會，又來第三人說：「你的兒子殺了人！」於是她心中就有點動搖，覺得這頑笑開得有些討厭。迨至第四人再來說這句話時，她就把紗車一推，如狂似醉的拖着那人向外奔，去看她那殺人的兒子！

第二個故事是：一個體氣非常強壯的青年，常常喜歡誇耀自己的健康，譏笑人家多病。有一天，幾個朋友故意要做他。第一個在路上遇見他，卽吃驚地說：「你今天臉色怎麼這樣難看？莫非是有點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沒有什麼不舒服，我人很好！」第二個更表示詫意的說：「怎麼這樣一幅病相？你一定有病！」他摸摸自己的頭，略微躊躇的答道：「我自己倒不怎麼覺得。」第三個就很惶恐的說道：「你的臉色是烏的，你一定有病，而且不輕！」經過這三人逐一的刺激以後，他心中已經感覺不安，由不安而恐懼，由恐懼而心跳面紅而耳赤，等到第四個遇見他的時候，他果眞生起病來了。這第四個朋友攙扶他回家，他一路已經感覺渾身無力，腿也軟了。回到家裏，取鏡子一照，那簡直是嚇人恐怖的病相！從此一病，數星期不能起牀。

謠言對於人心的作用，有如此之利害！世上人與人的關係，還有甚於母與子那樣密切嗎？然而一個母親對於兒子的絕對信心，亦可能由接二連三的謠言，發生動搖。人的感覺，當然以自己的最爲眞切。可是，重重復復的謠言，亦可使之由心理影響到身體的變化！

現代社會的風尙是：祇顧目的，不擇手段。在從前講究做人的時候，「睚眦之怨必報」，雖然不免好殺與匹夫之勇之譏，然而祇要以正道而行之，亦不足厚非。現在如果是爲實現某種理想而爭取一種權力，當然不能算爲非；就是爲富貴而爭之，亦祇表示爲庸俗之人而已。問題是在所採取的手段。古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遺失之，不去也。可是現代社會的風尙是：祇顧目的，不擇手段。所有毒惡手段之中，謠言是最風行，最有效力的一種。現在的謠言，多

中是取一種集中炮火，閃電式的戰略。譬如，向某一個人，或某一機關，或某一政府，要下攻擊時，就向其目的物散放出各形各色的謠言——明的，暗的，直接的，間接的，似眞而實假，似假而又有幾分眞，關於公事的，屬於私事的，光怪陸離，五顏六色，越多越好，越奇越妙，越醒人耳目越發生效力。這種謠言，表現與傳播的方法，大概是兩種：一是口述，一是文字。口述也好，文字也好，總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其傳佈之神速與廣遠，恐怕就是希特勒的閃電式炮火對之，亦祇好徒喚：不如！

大規模的運用謠言，作爲攻擊私敵或政敵的武器，在東方較西方爲甚，在近代比古代爲甚。我們在西歐各國的社會上，很少見到謠言發生任何煽動的威力。其因何在？我覺得中世紀的武士作風，留在西歐民族性格中，有兩筆非常有價值的遺產：一是勇敢，一是責任心。他們對於私敵，或見到社會上不平事，即膽敢挺身而出，與之格鬥；格鬥而死，亦稱爲榮。因爲他們有責任心，故對於自己的言與行，絕對担當，絕對不避免其結果，無論是好是壞。他們平日認爲最可鄙視的人，而認爲駡人最毒厲的，又引爲最是奇恥大辱的被駡的口語是： coward 與 hypocrit coward 並不祇是懦夫之意，而含有逃避自己言行的責任之義。hypocrit 除了僞善而積極暗中爲惡而卽欺騙之意以外，仍有積極企圖掩飾責任之含義。西歐民族性格之養成，還有耶敎所賜與的兩種重要成分：卽罪愆（Sin）與良心 （Conscience）的觀念。罪愆與犯法或犯罪 （Crime） 在西文字義上，似有相當區別。罪愆着重於對上帝所訂的法律負責，是一種內心的，精神的，良心上的罪孽；而犯法或犯罪，則着重於向人訂的法律負責。我國古聖人所稱道的道德標準，當然亦有良心的觀念；但是沒有宗敎的意義；沒有一種外在的上帝的威權，可以有賞亦可以有罰的神法(Divine law) 的規範。我們的良心作用，似乎是人格上一種高尙的道德境界，不是人格上特別有修養的，不易發生多大的效用。西方的良心觀念，因爲與宗敎意義的罪愆及神權神法的觀念，聯在一塊，故對於上下賢與不肖的行爲，均能發生極其巨大的制裁力量。西歐民族性格中的潛在力量，除了偉大的宗敎，中古的武士風尙以外，還有希臘羅馬兩種文化的巨大勢力。羅馬的最寶貴的賜與是政治哲學與政治方法，換言之，卽法治精神。希臘最大遺賜是哲理的科學的明辨精神。因爲他們相信法律，而自己的言行又必對法律負責；所以每有爭執，必取决於法律，而無採取別的手段的必要。因爲他們有明辨的精神，所以對於事理，必先辨別清楚；洞悉其中原委，是非黑白了然於心之後，始能採取行動，絕不易接受任何蒙蔽與暗示。

造謠言是一種懦弱而欺騙的行爲。西方民族因爲勇敢而有責任心，故不屑於造謠。造謠是一種背後放冷箭，昧沒良心的行爲。西方民族因爲宗敎意識濃厚，有罪愆與良心的觀念，故不敢造謠。造謠最是一種逃避法律責任的卑鄙手段。西方民族因爲最重視法治，故不必造謠。輕易聽信謠言，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卽盲目採取行動，最是不理智的行動。西歐民族最注重理智的明辨，故不易受謠言的煽動。當然，這無非都是就大體言之。西方人並非個個天使。良莠不齊，到處皆然。可是西方民智發達，民性强悍，敎育普徧；這是昭然若日的事實，誰也不能不承認。因爲他們大多數賦有那些特殊的性格，故利用謠言做攻擊或破壞的武器之事實，不易多見；卽有之，亦不易發生多大煽動的力量。那些特殊的性格，東方民族亦又何嘗沒有？祇是爲數不能占大多數而已。惟其不能占大多數，故無控制社會的力量。東方民族的美德很多；而且許多地方，遠非西方民族所能及。惟控制謠言的力量，則實在不如西方民族。所以謠言在東方社會上，能發生浩大的威力，幾乎有爲所欲爲的趨勢，而在西方的社會上，則比較無能爲力了。

大規模的運用謠言，作爲攻擊敵人的武器，在近代比古代爲甚一語，當然是就東方而言，因爲上面已經討論過，謠言在西方社會上，是如何的沒有力量。西歐民族，經過數百年的奮鬥與鍛鍊，已漸漸習慣於眞正的民主政制。所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眞好民主工具，他們均能運用自如。在他們手裏，這些工具，已是替大家謀幸福，替國家謀發展，替社會求安定的武器。在他們手裏，這已是爲公家剷除私利，爲國家破除障礙，爲社會裁制敗類的鋒刀。輿論是人民的喉舌，是民主政制最大的而不可少的機杼。若是一國輿論不能健全，則表示其實行民主政制的條件，尙未十分具備。西歐及美國之所以能眞正實行民主，則完全因爲社會上有健全的輿論，數百年一貫如此。在東方各國，民主是個嶄新的名詞，數千年的專制政體，將各民族壓成如散沙般的，膽小懦弱的，非欺詐非逃避權力不可爲生的人羣。這當然是就大體與團體生活而言。就個人而講，英勇卓絕的人物，又何嘗沒有？於今一旦，忽然要講民主；這民主的機杼，拿在手裏，當然不免生疏。因爲民衆對於這嶄新的工具，運用不靈，不能窺見其堂奧，所以這有力量的而十分巧妙的機器，就不免落到那些巧者能者的手裏去。能者巧者將它使用出光怪陸離，式樣奇異的花頭，稱之爲輿論，爲民意，而利用催眠術的方法，讓羣衆認爲果眞是自己的意識。這些能者巧者之中，當然有不少有魄力有良心，公正嚴明的人物。他們拿着出版言論自由的權柄在手裏，當然是由大衆福利，國家發展，社會安定各立場去工作。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功德，誰也不能不承認。可是擺在我們眼前的，有多少文字與口傳，不是在造謠呢？這些在後面操縱的能者巧者，是在趁我們民衆，對於民主政制的機杼，運用尙不熟習的時候，假借民意，去達到個人的或一二黨羽的自私目的。因其目的是自私自利的，故不得不造謠，以蒙蔽民衆，而可憐的人羣，因爲一時不瞭解其中花樣，竟如綿羊般被引到泥坑裏火坑裏去，而反認他們自己的意思要是如此的。人類的悽慘事，還有更甚於這現象的嗎？謠言的力量在近代社會之所以如此之大，而在古代並不如此之甚，就是因爲目前政制必要民主，而古代則雖有民爲貴的意識，卻無人民自主的要求。謠言的勢力，在目前尙未習慣眞正民主的東方，還要猖狂下去，一直要等到大多數的民衆，瞭解民主的眞諦而能運用民主政制的機杼，始能漸漸消滅！

大凡謠言可分爲兩種：一是無心，一是有意。

像上面我所記述的關於馬小姐的謠言，是無心的，因爲那羣天眞活潑的女孩子，根本不知馬小姐爲何許人。就是我自己當時說出馬小姐的名字，亦是毫無作用的，祇因爲我剛得了她一封信，她的印象在心裏嶄鮮，隨便說出來的。至於那樣一句沒有色彩的話，

任其自由發展，不採別的形式，而變爲戀愛與自殺的悲劇，則另有其爲謠言的心理因素存在着。青年女子的天地，是戀愛的天地。她們當然常常會被理性與環境驅使着去想去做別的事。可是那一朵朵將開未放的花，一得自由的機會，就會如鴻燕般，飛向那雲霞燦爛的戀愛國度裏去。她們那時候在痴着，在嬉笑熱鬧空氣中，理性可謂半失其作用，心花得着相當自由，必然飛向戀愛的境界去。有的也許正在熱戀，有的也許剛發覺一位美少年的詩意，有的也許正咀嚼着失戀的滋味。「馮小姐與愛人鬧撇扭，今早自殺了」無非是這些情境的混合結晶體而已。

可是原來一句不含情感，可以轉悲，亦可以轉喜的言語，在造謠的過程中，終於染上悲劇的情調，卻不祇是因爲謠言本身的關係，而是愛情本身，根本就帶幾分悲劇意味。愛情原是生命創造力的工具——一種非常芳馥甘黏而擁有絕對引誘力的工具。造物主的目標是創造，不顧一切的創造新生命。若是上帝不把工具，調製得這末迷人，擁有理智威權的人，恐怕就不都肯替他那樣熱心去創造。因爲誰不明白新生命的現在，就是舊生命的過去。

但是除了愛情本身具有悲劇成分以外，謠言本身亦多半要走這悲劇的路線。謠言總有惡化一切的趨勢。試想中外古今的謠言，有多少不是將一件事或一個人說壞？韓昌黎所浩歎的「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就是這個緣故：因爲人類普遍的心理上，尤其是小人的心理上，都有那自私、自卑與妒忌的惡根性。不是生而爲聖賢或是特別有修養的人物以外，誰都不喜歡看別人幸福，別人的事業有成就。平時在國治民安的時候，這種惡根性，常是被理性或法律控制住了，不易表現。每到社會不安，或理性不能或不必控制行動的時候，這惡根性就容易暴露。

無心的謠言，多半是在一種談笑的游戲場合中出現。雖是無心，亦許產生不良的影響，若是謠言的對象確有其人。是以至德純渥的君子，輕易不肯譏笑，惟恐無意中有傷人處。然而現代所稱道的幽默，則既非無心，亦非有意的謠言可比；因爲幽默是一種善意的諷諧，不特在某種場合中，有解除苦悶，和緩空氣的功效，而且在其閃光之下，可使人窺見當前問題的另一方面的眞理。謠言亦不可與諷刺比擬。諷刺是一種嚴厲的批評，使爲非者或事業之不健全者，有所警惕，有所改善。在諷刺的後面，還有一顆公正嚴明的心，一種求全責備的道義感。諷刺必以事實爲根據，雖然不免加油添醋，多事渲染，使其對象成爲笑柄，以促其警覺。謠言則可完全揑造事實，即有相當事實，亦必大加曲解，以肆其惡意的攻擊與破壞。在幽默後面的心是慈母的心。在諷刺後面的心是嚴父的的心。在謠言後面的心，是寃鬼的心。

無心謠言，雖是人類惡根性的眞面目，還可以用教育和理智去克服。惟其爲無心，影響亦不甚大，故無足厚非。有意的謠言，則完全是寃鬼手腕。寃鬼無一好處；若謂其有一絲可取，即自知其面目猙獰，絕對不肯露面於光天化日之下。試問造謠者，那一個肯光明正大的與其所攻擊的對象清算？惟其所造的，均非事實，或是歪曲事實，故祇得在黑暗中活動，既見不得天日，又見不得法律的公正面目。肯挺身而出的是人。人與人鬥，當然有辦法；人與鬼鬥，那就恐怕祇有以自己的光明與正氣去鎮壓了。

有意的謠言，定是有目的的。這目的亦許是心理的，亦許是物質的，亦許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破壞田李姻緣的謠言，大概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田李的同學，大概先有對於田的仇恨或嫉妒又或對於李有情欲的種種心理作用，然後纔有奪取李本人與其財產的物質企圖。田李的命運可憐，更足證明寃鬼伎倆的可怕了。

關於謠言的種種，我們可謂有相當的認識了。我們的民族目前正在渡着極艱苦的過渡時期。在建國尚未完成以前，社會上一切均呈現不安定的現象。由不安定而使大家感覺惶惑而苦悶。這種心理狀態，正是陰謀家造謠生事的機會。我們眼見多少事業，因謠言而坍台！多少幸福，因謠言而毀滅！多少錢財，因謠言而消耗！多少人才，因謠言而棄置！多少理想，因謠言而幻滅！如果不愼，如果不時時提防謠言的如德國希魔閃電式的炮火的猖熾，甚至於整個國家民族，都可能因謠言而葬送！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貨眞價實的民主國家——人人均有做人的尊嚴與幸福的國家——謠言的淫威，非漸漸設法消弭不可。在西方民族那些民主政制應有的美德，如勇敢、負責任、戒卑怯、秉良心、重法治、重明辨等尚未完全在我們性格中養成以前，我們目前惟一的對付謠言的辦法，就是嚴謹的不輕信謠言，庶幾可以使謠言漸漸失其威力，而我們可以慢慢走上建造健全輿論的大道。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盡量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奉薄酬。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五、願傾歡迎各地讀書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

編者啓

讀者惠函注意

一、凡投稿、投書，請在信封上註明本刊「編輯部」收字樣。

二、凡定閱、補刊、查詢、更改地址等事，請在信封上註明本社「定戶課」收字樣。

三、凡同業批銷，請在信封上註明本社「批發課」收字樣。

四、凡係業務方面之接洽，如定閱補刊等事，務請勿寫編者私人姓名。

五、凡定戶續訂、查詢、及更改地址，務望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每戶寄刊封套油印封簽上均有定單號碼可查）。

美國 Maurice William 所著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一書，民智書局於一九二六年曾有中文譯本。本社茲受委託，徵求此書之中譯本，讀者中如有割愛者，請示所需價值，以便函洽。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晨光文學叢書

第一次出版四種六冊

月月有新書絡續出版

歡迎外埠批發郵購

這是一部新編新印的新叢書。本本都出諸名家手筆，部部都是極有重量的作品。三十六開，彩色封面，印刷精美，裝幀一律。歡迎外埠批發。十本以上七五折優待。款請先匯，郵費照加。如寄航空，亦可照辦。函購讀者。普通郵寄費免收，航空每冊加二千元。

老舍創作

老舍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有國際地位的小說家，他的「駱駝祥子」英譯本，是今年美國最盛銷書之一。最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正在美國講學。「四世同堂」可稱為吾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偉大的作品。一百萬字，分三部六冊。先出二部四冊。最後一部，正在美國寫作中。

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陷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面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祁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故事。第一部從北平淪陷初期寫起，一直到南京失守為止，共計三十三章，四十餘萬字。

全書六百餘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洋三千元
郵購寄費免收

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

這是繼「惶惑」而最近寫成的「四世同堂」第二部。故事向前開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在華北被敵人視為一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祁老人的一家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漢奸們的得意忘形，愛國者的忠貞不屈，形成了最明顯的對比。許多人在槍刺下偷偷的生活下去，不少人卻壯烈的犧牲了。全書共約四十萬字，三十三章，分釘上下兩冊。

全書約七百頁
分釘上下兩部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巴金創作

巴金的小說，十年以來，一直在國內擁有較任何作家更廣大的讀者羣。他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映上銀幕，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字，通銷世界各國，他在勝利前後所寫成的兩部大長篇，均交本公司出版，「第四病室」已出。「寒夜」正在印刷中

寒夜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的「文藝復興」月刊連續刊載，獲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一兩個渺小人物的渺小生活，這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也沒有仁人志士的壯烈犧牲，有的祇是一些平凡的願望，痛苦與哀愁。看慣了熱鬧場面的人，不妨到這個冷僻的角落來聽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的申訴。書已付印，一月內出版。

全書一厚冊
約三百餘頁
已在印刷中
一月內出版

第四病室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中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在受苦，掙扎，死亡的暗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但在這裏生長，而且把陰暗的病室都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人物描畫深刻。長二十萬字，是作者最近的精心傑構

全書一厚冊
約計四百頁
每冊三千五
郵購免寄費

哈爾濱路二五八號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電話四〇五一二